



# 國史讀本卷十一

咸陽 李岳瑞編

明一百二十一 大禮議五

帝決用瓊夢言。不俟部議。徑召見羣臣於左順門。示以手詔。皇太后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瓊夢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事。且斥爲嬰黨。于是九卿翰詹科道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尙書金獻民曰。諸疏留中。孝宗必改稱伯考矣。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時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張紳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遂會羣僚二百二十九人。跪伏左順門。有呼高皇帝者。有呼孝宗皇帝者。上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不聽。上怒。命錦衣執爲首者豐熙張紳等八人下獄。楊慎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殿陛。上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繫一百九十



人于獄。孟春等皆待罪。越日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下奪俸。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等十有六人皆杖死。自是衣冠喪氣。夢等勢益張。

明一百二十二 大禮議六

嘉靖二年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爲皇伯考。獻皇帝爲皇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章聖皇太后爲聖母。上猶欲躋獻皇于太廟。張璁諫曰。孝子之心無窮。而分則有限。獻皇追稱帝號。未爲天子。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爲之。入于太廟。禮之所不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爲。退復三疏諫止。上不得已。乃於皇城內別立一廟。名曰世廟。旣而璁以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璁自釋褐至入相。中間才六年耳。時楊一清爲首輔。翟鑾爲次輔。而帝待之終不如璁。未幾。桂萼亦入內閣。萼與璁比而取大位。及同居政府。乃復相失。久之。遂如水火。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彙爲全書。頒諸天下。七年六月。書成。帝自製序文。名曰明倫大典。追論前異議。諸臣罪。楊廷和。蔣冕。毛紀。毛澄。汪俊。林俊等皆奪職爲民。迄隆慶初。始復官贈諡。

明一百二十三 大同軍亂

明之中葉。武備不脩。軍律廢弛。亂軍殺將。紛紛四起。先是甘州軍亂。朝廷處之甚輕。邊兵益無所忌憚。未幾而大同之亂起。初巡撫張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扼。乃度地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工嚴急。卒皆怨之。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復趣之急。遂爲亂。殺鑑。并及文錦。裂其尸。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脇爲帥。事聞。以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已而金獻民出禦土魯番。過大同。叛卒疑見討。復亂。命侍郎胡纘都督魯綱往討之。叛卒洵洵拒守。殺縣令。圍代王府。脇王奏乞赦罪。王微服夜走宣府。天祐請止京軍。而纘綱已至陽和。頃之總兵桂勇擒斬首惡郭鑑等。天祐函封送纘。請班師。甫二日。餘黨復肆焚掠。詔切責天祐。召勇還京。以朱振代之。賊首逃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城。天祐閉門索獲之。及其黨三十餘人。悉斬以徇。衆始定。席書以朱振不宜用。上疏詆政府中材無能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帝方專志議大禮。弗能用也。

明一百二十四 李福達之獄

四

李福達者。山西崞縣人。初從妖賊王良。坐戍逃歸。更名午。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民。事覺。復變姓名爲張寅。輸資得官太原指揮。以黃白術干郭勛。勛信之。其仇家訟諸陝西巡按馬錄。錄鞫問得實。勛爲乞免。錄不應。且劾勛庇奸亂法。諸御史交章劾之。勳懼。自訴于上。以議禮觸衆怒爲辭。上心動。張璫桂萼執政。素惡廷臣攻己。亦欲藉是抒宿憤。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欲陷勛。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也。攻勳益亟。上愈疑。命取福達至京師。下三法司會訊。旣又命文武大臣訊之。皆與原訊同。上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法司不敢自堅。乃盡反前獄。辨張寅非福達。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璫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下尙書顏願壽等于獄。諸劾勳者亦并繫獄。大肆榜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爰書旣定。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謫戍邊衛者七人。爲民者十一人。革職閒住者十七人。錄已擬重辟。賴獻夫力救。乃減死。永戍烟瘴。且敕編欽明大獄錄以

昭示天下。

明一百二十五 王守仁平定兩廣

廣西田州岑氏者。世爲土知府。弘治中。始改設流官。土人不樂內屬。有盧蘇王受者。遂聚衆爲亂。詔起王守仁爲兵部尙書。督兩廣兵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趾。獠獠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爲屏蔽。乃散遣諸軍。定計招撫。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乃率衆乞降。守仁諭以朝廷威德。蘇受及其黨皆踊躍羅拜。乃囚首自縛詣軍門請命。守仁數其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氏子孫爲吏目。署州事。分設巡檢司十九。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田州遂安。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獠復熾。盤據三百餘里。郡縣懼其害者。數十年未息。守仁平田州還。父老遮道訴其事。蘇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駐南甯。陽罷遣諸軍。示不復用。伺賊不備。潛師突進。連破數寨。循橫石江而下。攻克老巢。于是藤峽復甯。守仁之赴粵也。桂蔓風令乘機取交趾。守仁不應。夢大恚。至是。謾守仁征撫交失。賞遂不行。已而守仁病

篤。舉林富自代。不俟命竟行。歸至南安而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蔓劾其擅離職守。竟不予卹典。守仁以平宸濠功封新建伯。至是并停其世襲。隆慶初。始復爵。追諡文成。

明一百二十六 陳九疇之獄

張璁桂萼既反。李福達案未幾。又興封疆之獄。其實皆大禮之餘波也。初。土魯番之入寇也。爲都御史陳九疇所破。虜酋滿速爾及牙木蘭俱死于礮。九疇遽以聞。其實二人并未死。上已疑之。金獻民帥師至蘭州。寇退已久。獻民再奏捷。帝亦微聞其事。然皆未發也。會百戶王邦奇訐楊廷和及彭澤言哈密失國。番寇內侵。由澤賂番求和所致。詞連九疇。獻民部議猶未覆。桂萼知帝意方怒邊臣欺罔。因請追論前事。意欲并中廷和。上降手詔數百言。遣官逮九疇。獻民下之獄。必欲置九疇於死。刑部尙書胡世甯言九疇誤信部校之言。妄報賊死。罪固難免。然奮身破賊。保全肅州孤城。功亦足以補過。上意稍回。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皆落職。廷和得免。自兩大獄之起。

天下益惡瓊。蔓恣橫。羞言議禮諸臣矣。未幾廷和卒于家。上一日問李時太倉積粟幾何。時言可支數年。由陛下踐阼之初。裁革冗員所致。上憮然有間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

明一百二十七 哈密之棄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固邊防。上可之。因拘其前後使者數十輩。及九疇得罪。王瓊制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會其黨牙木蘭獲罪內附。遂引瓦剌犯肅州。爲遊擊彭濬所破。乃復遣使求貢。請以哈密城易牙木蘭。瓊又許之。兵部尙書胡世甯言番酋變詐多端。請敕瓊毋輕許通貢。以弛邊備。至哈密三立三絕。不必興復。牙木蘭反正歸順。不可遣還。上深然其言。命瓊熟計詳處。瓊再申前議。張璁等皆主瓊。上遂從之。而獨留牙木蘭不遣。自是土魯番許通貢。而哈密城印竟不可得。故忠順王拜牙即之存亡亦置不問。已而滿速兒桀驁愈甚。朝廷不能制。然自牙木蘭既降。其勢漸孤。河西郡縣稍獲休息。哈密後爲米兒馬



黑木所據。服屬於土魯番。比歲入貢。迄隆慶萬歷朝不絕。然非忠順王苗裔矣。

明一百二十八 郊祀之改制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殫心於制禮之事。以天地合祭爲非禮。欲分建二郊。并日月爲四張瓏不敢決。會夏言上疏。以爲國家合祀天地。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不合古義。宜博考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霍韜謂分祀說本周禮。王莽僞書不足據。言復爭之。以爲周禮乃周公制作。何可誣以爲僞。因遂劾韜。上大怒。下韜獄。于是禮官集羣議。奏上。主分祭者二百八十八人。主合祭而以時未可者八十四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二百六人。無可否者九十八人。上特降璽書獎言。卒從其議。分建圓丘方丘于南北郊。定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之制。建朝日夕月西壇于東西郊。定春秋分祭之制。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言又贊成二郊配享之議。南北郊太祖獨配。孟春大祀太祖太宗并配。言自是大蒙寵眷。在張瓏。桂。蔓。上矣。旣而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爲至聖先師。而不用王號。祀所稱廟而不稱殿。用木主而毀其塑像。盡去配享。

諸賢公侯伯之號。而改稱先賢先儒。編修徐階獨條不可改者五。不必改者三。以上詞甚辨。上怒。謫階于外。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

明一百二十九 政府諸臣之傾軋

張璉桂萼。與楊一清同在政府。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疏論一清及璉萼優劣。乞鑒三臣賢否。以定去留。其同官王準陸粲。復相繼疏劾璉萼引用私人。日圖報復。威權太盛。黨羽宏多。不亟去之。將恐爲社稷患。上感悟。立罷璉萼。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矣。乃疏詆一清。力爲璉萼辨雪。謂陸粲之劾璉萼。實一清嫉之。臣與璉萼。俱以議禮進。璉萼去。臣義不能獨留。上復用韜言。即召璉還。而貶準典史。粲驛丞。韜以一清猶在位。復上疏詆之。上令法司會廷臣議。刑部尙書許讚。知帝意方嚮璉萼。乃請削一清籍。璉猶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耳。疏上。上果令一清致仕。既又召萼還。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一清旋卒於家。一清善權變。尤曉暢軍事。羽書旁午。常親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爲璉萼所軋。不獲以恩禮終。

恆憤憤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耶。沒後數年。上思其功。乃追復故官。賜諡文襄。尋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及再召。氣懾不敢復繼。未幾以病歸。而張璉獨留璉。尋以犯帝嫌名。改名孚敬。迨夏言起。而璉亦衰矣。

明一百三十 中官之失勢

世宗在位四十六年。威柄自專。權不下移。然無知人之明。與用人之量。於是小人得志。常陰伺喜怒。以售其排擠。異己之謀。帝恆不察。而墮其術中。忠貞節亮之士。蒙其害者。項背相望也。士氣因之愈頹。人才日以陵替。帝固不得辭其咎矣。獨有一事焉。實克舉成祖以來百五十年之積弊。一旦廓而清之。以復太祖之家法者。則禁飭中官是已。後嗣子孫。倘能守而弗失。何至有委鬼茄花之禍。毒痛四海。以致亡國之變也哉。初帝懲正德時中官之橫恣。踐阼以後。即禁約諸監。不使與聞政事。嘉靖九年。首罷雲南鎮守中官。其明年。又召還四川之鎮守者。未幾。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甯皆罷。凡內臣之爲鎮守者。先後撤除殆盡。倉場監督。初亦用太監爲之。

始不過數人而已。及正德時。乃增至五十餘人。大爲民害。孫交爲戶部尙書。以爲額數太多。請量加裁省。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悉停罷弗遣。帝允所請。然猶留其半。旣而給事中管懷理疏言。倉場餼穀。皆戶部事。而參用內官。惟肆貪饕。無裨國計。請盡數裁撤。從之。尋又裁革京營提督監鎗太監。于是諸閹斂跡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爲惡。

明一百三十一 劉天和之邊功

帝之始卽位也。虜酋濟農入居河套。其地爲黃河所限。不得渡。乃用牛皮爲渾脫。潛入山後。俺答亦自豐州入套。相狼狽爲邊患。總制唐龍用總兵官王效梁震數破敵。然我入彼出。蹂躪迄無甯歲。十五年。以劉天和爲三邊總制。天和抵鎮。脩戰具。飭邊備。增築城堡。濟農以十萬衆。大舉入犯。天和策寇瞰西方有備。必趨而東。密檄諸將伏延綏塞下。以俟。寇果東至黑河墩。遇伏。大創而去。諸將追擊。又大敗之。其西寇甯夏者。亦爲王效所破。虜伏不敢出者數年。十九年。又寇萬全。入固原。剽掠且饜。會天

十一  
大霖雨。弓矢膠漆解。無鬥志。而諸將畏。莫敢迎敵。天和怒。斬指揮二人。以徇。而召故總兵官周尙文。激令立功。尙文優將材。負氣剛褊。所至與文吏忤。邊帥又往往挫折之。以故鬱鬱不得志。竟被劾去。軍閒居數載矣。至是天和即其家。強起之。命盡護諸將。尙文感激。誓以死效。命遂大破虜兵于黑水苑。斬濟農子錫沙王首以獻。由是西北無警者數歲。

明一百三十二 楊最楊爵之得罪

帝中年以後。溺志求仙。往往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鑿。與有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煉白金器物。因郭勛以進。云以是盛飲食。供齋醮。即真人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之。朝用言帝居深宮。弗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喜。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俟一二年後再親政。舉朝駭愕。不敢言。楊最獨抗疏諫。帝大怒。立下詔獄。杖殺之。而監國之議亦罷。時嘉靖十九年也。明年朝用以詐僞伏誅。而求仙建醮。終弗爲止。時歲頻苦旱。元日微得雪。閣臣夏言嚴嵩。遽獻頌稱賀。御史楊爵。撫膺歎息。

上疏言。天下大勢。如人身。衰病已極。腹心百體。莫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爭臣日遠。此大憂也。因歷陳諸弊。其一。郭勛奸蠱。任用肆毒。其二。工作不休。腴民膏血。其三。朝會希簡。經筵曠廢。其四。崇信方士。濫加崇衛。其五。阻言路。忠良緘口。帝得疏。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藉。死一夕復甦。獄卒以上意不測。屏其家人。不納飲食。屢瀕於危。而爵處之泰然。讀書如常。

### 明一百三十三 朝臣之傾軋

夏言爲相。蒙殊遇。專閣事。他相充位而已。郭勛害言。嚴嵩亦心妬言。相與構之。會帝自承天謁陵還。帝即位。以安陸爲潛。薈地升爲承天府。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大怒。責言不敬。命還前所賜銀章。并累降手勅。言惶恐謝罪。請免追。留爲子孫百世榮。帝怒未已。疑言已毀損之也。追取不已。且勒令致仕。言不得已。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召言慰諭之。復令入直。且諭令厲忠持正。以免衆怨。言心知所謂衆怨者。指助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行。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皇

懼謝罪。乃已。未幾。復以手勅銀章還之。柄用如故。言勛交惡日甚。二十年。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引咎乞罷。不允。已而因上疏有訛字。下詔切責。言謝罪。請還家治疾。帝益怒。遽令致仕。言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邸治疾。且俟後命。時勛亦引疾在告。而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一日。帝從容問元。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俟言歸。即出耳。帝領之。會言官合辭劾勛。勛疏辨。帝怒。責勛無人臣禮。言者因益發勛不法十餘事。遂下獄。復詔言入關治事。言治勛獄。排根批柢。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勛卒死獄中。

明一百三十四 嚴嵩之進用

言再罷再相。帝雖優禮。而恩眷已不及初矣。帝以奉道。常冠香葉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見。冠以進。籠以輕紗。帝由是益親嵩。而厭言。嵩與言同鄉里。科第先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以進。事之維謹。言入關。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恨甚。嘗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啓。跪

讀之言謂嵩實下己弗之疑也。言既浸失上意。懼斥逐。呼嵩與謀。嵩已潛往謁方士陶仲文。謀齎言而代其位矣。言知之甚愠。風言官劾嵩。上方嚮嵩不聽也。兩人遂大。鄰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懇言陵已。帝使悉陳言罪。嵩益暴其短。二十一年。秋七月。日食既。上手詔。以爲下慢上之咎。落言職。閉住。言既去。醮祀青詞。非嵩所撰進。無當意者。遂代言入閣。預機務。嵩時年六十餘矣。精神矍鑠。無異少壯時。朝夕入直西苑。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樸。益信之。

明一百三十五 世宗之失德

上用陶仲文言。建雷壇於太液池西。所司希指。務爲宏侈。程工峻急。員外郎劉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令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工費已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竭矣。民力耗矣。而復爲此。不經之事。豈所以示天下後世耶。上大怒。杖之于廷。錮諸詔獄。上偶宿端妃曹氏宮中。宮婢楊金英。伺上熟寢。以組縊其項。未絕。或走告皇后。后馳救得甦。上繇是移居西



內。日求長生。郊廟弗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仲文時時得入見。見輒賜坐。呼以師而不名。于是小人。不逞之徒。如顧可學。盛端明。輩皆夤緣。以進。恣爲姦利。舉朝側目。初。楊爵之下獄也。劉魁周怡。先後言事同繫。三人屢瀕死。講誦弗輟。爵在獄中。著中庸周易辨說諸書。忘其處境之困。久之。或託爲神語降虬。上感其言。立出三人。未踰月。尙書熊浹疏論覬仙之妄。上怒。復追執爵等。爵時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卽就道。尉謂盍置家事。爵竟去。不顧觀者。泣下。至京。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二十六年。大內火。上禱于露臺。空中若有所聞。始傳詔釋之。

明一百三十六 嚴嵩弄權之始

嚴嵩爲相。無他才畧。唯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上英察自信。頗護己短。果於刑戮。嵩以故得因事激上。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忠臣節士之被其荼毒者。遂不可勝記矣。先是嵩入閣。甫踰月。御史謝瑜卽劾之。比諸四凶。請亟誅斥。上雖譙讓瑜。而未嘗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柄。未敢顯爲排擠。故瑜得無恙。久之。意氣漸發舒。初。御史葉經與嵩有

隙。既而經巡按山東監鄉試。嵩因摘試錄中語。指爲誹謗。以激上怒。遂逮經。杖殺之。嵩之毒。痛播紳。自是始也。上亦微覺嵩貪橫。乃復召夏言入閣。言至京。盛氣陵嵩。如嚙。昔凡擬旨批答。畧不顧嵩。嵩亦噤不敢出一語相抵。其所引用私人。言多斥之。嵩亦不敢申救。銜言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威權。其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各自陳。二人懼。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跽泣謝罪。乃已。二人於是與嵩比。而搆言。言弗悟也。

### 明一百三十七 復套之議

夏言再相。而復套之議起。曾襄愍銑。世宗時邊帥第一人。也。嘉靖二十五年。以兵部侍郎。總督三邊。時虜牧近塞。零騎往來。居民不敢樵采。銑選銳卒出擊。寇稍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率諸軍驅之遠徙。銑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圖報稱。念寇居河套。久爲中國患。乃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未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甯甘固。以擾關

中。深。山。大。川。勢。固。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非。一。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渙。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之。交。携。五。十。日。糧。水。陸。并。進。直。擣。其。巢。材。官。驍。發。礮。火。雷。激。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永。賴。之。計。也。遂。條。八。議。以。進。上。奇。之。優。詔。報。可。

明一百三十八 曾銑之被禍

銑既得優詔報可。與延甯兩撫議。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一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以三年畢功。時大臣唯夏言力主其議。餘皆以橫挑強虜爲非計。而嚴嵩甚之。尤力。銑方條上方畧。而帝忽中變。降旨詰責甚厲。曰。今逐賊河套。出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蓋上已陰中嵩。

言矣。於是言皇恐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委於臣。上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令致仕。廷臣因希旨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衅。逮下獄。誣以交結內侍。論斬。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銑有膽畧。長于用兵。歲除夜。猝命諸將出師。時塞上無警。諸將方置酒。莫肯行。賂鈴卒。求緩于銑妾。銑立斬鈴卒以徇。諸將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虜。出其不意。奮擊大破之。翌日入賀。請其故。銑笑曰。吾見烏鵲非時飛噪。故知之耳。皆大服。銑既死。家無餘貲。隆慶初。言官始白其寃。詔復官。追謚。鑿。銑死後。俺答歲入寇。帝卒不悟。輒曰。此銑欲開邊。故來報復耳。

明一百三十九 夏言之被禍

言回籍。行至通州。聞銑所坐罪。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亟上疏頌寃。言嚴嵩與崔元輩比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逮下吏。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請。上大怒。切責之。猶言及前不戴香冠事。會俺答寇居庸。嵩又進讒于上。謂言主

收復河套。虜故報復至此。上信之。遂斬言西市。妻流廣西。從子孫有官者。皆削籍。言豪邁。有俊才。縱橫博辨。人莫能屈。初被殊眷。日與議禮。諸貴人抗及居政府。與嵩共事。嵩懷奸。好貨。言獨能持正。裁抑之。以是天下多稱言者。然自大用後。日益蹇傲。寔爲上所厭。裁決機務。頗專恣。物議亦不盡協。特因其爲嵩誣。陷以死。人方惡嵩。故于言益深惜之。言既得罪。嵩遂獨相。數月後。始以張治李本入內閣預機務。然二人皆疏遠。小臣益不敢預可否。默默充位而已。

明一百四十 俺答入寇

嘉靖二十九年秋八月。虜酋俺答以諸部大舉入寇。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薊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內嚮。而別遣精騎。間道潰墻入。汝孝兵潰。寇大掠懷柔順義。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岸。分兵剽昌平。犯陵寢。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禁軍冊籍皆虛數。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

從武庫。索甲仗。主庫奄人。又勒索常例。不時發都下人情。愈洵懼。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禦。發帑金二千兩。令便宜募壯士。時寇已自通州度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矣。會大同總兵官仇鸞。保定巡撫楊守謙。皆以兵至上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軍馬。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至者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齋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各得數餅。餽益饑疲。不任戰。

明一百四十一 續

上久不視朝。軍事莫由面白。廷臣多以爲言。不省。尙書徐階固諫。乃許之。羣臣味爽入。至日晡。上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辭。但命階奉勅。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亟。兵部尙書丁汝璉。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璉因不敢主戰。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賊壘。而軍無後繼。亦不敢戰。以故諸將皆堅莫敢發一矢。寇遂燬城外民居。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寇縱橫內地。

者。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驚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尸。得八十餘級。以捷聞。上優詔加鸞太保。而汝襲守謙皆棄市。寇之薄都城也。以嫚書求貢。百官相視莫敢言。編修趙貞吉獨奮袖大言。城下之盟。春秋所耻。既許貢。則必入城。偷要索。無已。將如之。何。惟有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而已。上聞而壯之。立擢御史。奉勅宣諭諸軍。嵩心惡貞吉。會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徧馳諸將營。散金犒士。宣布德意。明日即復命。上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大言。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而卒不悟嵩之奸惡。

## 明一百四十二 馬市

仇鸞驚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俺答。使貢馬互市。俺答許之。鸞遂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力爭。言有十不可。畧曰。互市者。和親之別名耳。俺答蹂躪我陸。寢度劉我赤子。大仇也。而與之。和不可。一。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

食。忽更與和親。失信天下。不可二。堂堂中國。與虜互市。不可三。海內豪傑。聞北征之舉。爭磨厲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懈弛兵事。不可五。邊卒私通境外。例率裁禁。今乃導之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今知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俺答苟負約不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費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費將不繼。不可十也。疏入。鸞疏辨。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旣而鸞死。通虜納賄之罪暴著。上大怒。戮其尸。傳首九邊。俺答果以羸馬索厚直。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之去。上知不可行。乃詔罷馬市。

明一百四十三 楊繼盛之寃死

上旣誅仇鸞。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復爲兵部員外郎。嚴嵩恨鸞之陵已也。以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



草疏劾嵩十罪五奸。畧謂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無丞相之名。而有其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而嵩乃令子世蕃代之。是縱逆子之僭竊。大罪四。世蕃諸子。乳臭未脫。未嘗一涉行伍。而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躡。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鸞下獄。賄嵩三千金。嵩卽引爲大將軍。已知陛下疑鸞。乃復互相排詆。是引悖逆之奸臣。大罪六。俺答深入。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諸帥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劾嵩者皆得罪。削籍。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遷擢。但論納賄之多寡。培克百姓。峻削士卒。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躋。跣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滯。巧彌縫者爲才能。是斂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

明一百四十四續

嵩有是十罪而濟之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中動靜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然後進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廠衛之緝訪也即令世蕃結爲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爲臺諫是陛下之耳目即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于塗炭哉疏入上大怒下繼盛詔獄杖之百移刑部定罪嵩摘疏中召問景裕二王語以激上怒故遂不可挽繼盛將杖或遺之蚺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蠶盎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以手截去獄卒執鏡顛欲墜繼盛意氣自若

明一百四十五續

繼盛繫獄。三載。上猶無意於殺之也。每朝審期。屆觀者塞途。見繼盛。囊三木。輒憤歎曰。奈何。不以囊嵩而囊若耶。或有泣下者。已而或爲繼盛營救于嵩。嵩猶豫。其黨胡植。鄔懋卿怵之曰。公不親養虎者耶。將自貽患矣。嵩頷之。會張經李天寵以疆事坐大辟。嵩揣上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旨報可。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其辭畧曰。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尙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荷蒙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並荷寬恩。今忽闖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維聖德。雖昆蟲草木。皆欲使得所。豈惜一廼宸顧。下逮覆盆。偷以所犯至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爲疆場效死。以報君父也。嵩屏不奏。繼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繼盛就刑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賦絕命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咸涕泣傳誦之。隆慶初。昭恤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太常卿。賜諡忠愍。

初趙貞吉之請拒俺答也。廷臣無敢助者。沈鍊獨大言以爲是。尙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答曰。錦衣衛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強虜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也。上不省。時邊臣皆以賄嵩得官。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賂之。鍊時時扼腕。遂疏劾嵩罪十事。上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鍊至保安。未有館舍。買人某。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居之。里長老亦曰。致辦米。遣子弟來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人人皆大喜。塞外人素饜直。又稔知嵩惡。爭鬻嵩以快鍊。且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弟子。擯射之。或蹕騎出居庸關。南向戟手罵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使其黨路楷。巡按宣府。與總督楊順合謀之。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報嚴公矣。竄鍊名其中。上之。遂斬于宣府。子襄戍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猶未愜乎。併取鍊子裘。襲杖殺之。時楊繼盛被害之二年也。

明一百四十七 沈束之獄

嘉靖二十八年。俺答寇宣府之滴水崖。指揮董賜禦之。賜戰死。全軍覆焉。虜乘勝南下。關南大震。大同總兵官周尙文。以萬騎遇虜曹家莊。力戰破之。分道追擊。寇連敗。盡走。尙文清約愛士。得人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戰輒有功。初尙文僉後府事。嚴世蕃方爲都事。驕蹇不用命。尙文將劾之。嵩謝始免。由是銜尙文次骨。時時謀傾陷之。尙文功高。上方藉以抗強敵。讒不得入。未幾卒于軍。應得卹典。盡爲嵩所格。給事中沈束上疏頌之。嵩激上怒。錮之詔獄。束在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衰親。年已八十有九。老病侵尋。朝不計夕。臣妾欲歸奉身。則夫之餽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且夕待養。展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殘年。仍還赴繫。實爲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爲請。上終不許。上深疾言。官晚年益甚。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敢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雖語謔亦必上聞。一日鵠噪庭前。束謾語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卒以奏。上心動。釋束還家。則其父已前死矣。

帝深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唯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預聞。以故得逞其志。徧引私人居要地。士大夫奔走輻輳。皆惴惴事嵩。維謹然攬權。既久。土亦浸厭之。而漸親徐階。上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旨。及嵩妻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受詔不識。上指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直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嵩不得已自爲之。往往失指。以是積失。上意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居南城。南城英宗爲上皇所居也。上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由是上益向階。顧問多不及嵩。卽及嵩。祠祀而已。未幾。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發嵩奸罪。上心動。欲逐嵩矣。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不法事。并及世蕃。上卽罷嵩。而下世蕃獄。嵩爲世蕃乞恩。弗許。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鵠鴻。門客羅龍文。俱成邊。詔從之。特宥鴻。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於獄。龍文官中書。爲世蕃死黨。交關爲奸利。而年尤黠惡。士大夫無耻者。競稱爲蔓山先生云。

明一百四十九 嚴世蕃之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末至而返。羅龍文一詣戍所。亦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饒不少衰。會南京御史林潤。按視江防。因與袁州推官郭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畧謂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嚴世蕃羅龍文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之誹謗時政。搖惑人心。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上得疏。大怒。即下詔逮捕。既至京。潤復劾嵩父子罪甚具。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事。世蕃喜。語其黨曰。無恐。獄行解耳。三法司以獄詞示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抑死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如是。適所以生之耳。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掩其不備。今顯揭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公禍且不測。嚴公子歎。段出都門矣。爲手創其業。獨按龍文。交通海盜。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多。聚亡命陰伺。非常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即日令法司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數百萬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嵩免官爲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凍餒死。

明一百五十 沿海倭寇

明代所謂倭寇。非眞爲日本國人也。大抵海洋巨盜。竊據遠海諸島嶼。陰附日本。而時時寇擾沿海郡縣。洪武初已然。至嘉靖而大熾。倭性至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戎器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携私貨。逾貢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領其事。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上初年。廢市舶不設。濱海奸人。遂闌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屢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遂移之貴官家。而負直益甚。倭糧匱不得返。則大怨恨。奸民甚之。遂煽爲亂。朝議以重臣巡撫浙江。命朱紉爲之。紉至。嚴約束。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爲倭內主者失利。皆怨紉。紉又騰疏于朝。顯言大姓通倭狀。閩浙人咸惡之。遂結嚴嵩。劾紉擅殺。遣官按問。罷紉職。紉憤。仰藥死。海禁復弛。亂乃愈甚。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聞倭至。則竄走一空。終上之世。迄無甯歲矣。

明一百五十一 續



自朱執死。浙江無巡撫者四年。中外不敢言海寇。奸民汪直徐海輩。悉逸海島。爲主謀。倭悉聽其指揮。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擾內地。無不大利。由是邊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爲之。而寇已蔓延。不可復制。浙東西。江南北。沿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忬不能禦。乃代以李天寵。南京兵部尙書張經。有文武才。朝議以倭寇猖獗。議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督諸軍便宜行事。經至。選將爲搗巢計。以江浙兵不可用。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剿。未及行。而趙文華至。疆事遂破壞。不復可爲矣。文華諂事嚴嵩。結爲父子。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望祭海神。帝用嵩言。遣之往。兼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懼。公私財賄囤集。江南爲之大困。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經以位在文華上。不禮之。文華恨甚。疏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而經已大破倭于王江涇。斬數千級。焚舟艦無算。爲軍興戰功第一。上已入文華言。嵩復左右之。竟逮經論死。經死。而太權悉歸文華。東南益糜爛。不可問。

文華既復命。未幾。以罪廢死。已而總督胡宗憲。誘誅汪直。直于羣盜中最強狡。直死。倭失謀主。稍稍憊矣。三十八年五月。倭寇海門。爲巡撫李遂所破。先是。遂誓師。謂諸將曰。賊若由泰州。趨鳳泗。則陵寢危。由黃橋。逼瓜儀。則運道梗。若沿海而至。廟灣。則絕地也。寇至。果沿海東掠。遂喜曰。是無能爲也。檄諸將一戰。殲之。江北倭始平。四十二年夏四月。寇興化府陷之。浙東江北漸甯。而患又移于福建。自倭患起。蹂躪東南。破州縣。衛所百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故名郡。最號繁富。既被陷。遠近震動。詔以俞大猷充總兵官。戚繼光副之。合兵往討。大猷繼光皆明中葉儒將。大猷以謀畧稱。而繼光尤以節制勝。嚴嵩敗後。始獲大用。而巡撫譚綸。總兵劉顯。又以兵助之。綸顯亦名將也。于是一敗諸長樂。再殲之。平海。而寇之侵犯它州縣者。亦先後爲諸將所破。斬東南。始蕩平。蓋寇起二十餘載矣。其間破陷城邑。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計。轉漕徵兵。天下騷然。至是乃大創而去。不敢復西向沿海。居民始得安枕。

明一百五十三 海瑞之獄

上久不視朝。專意齋醮。廷臣無敢言。戶部主事海瑞獨上疏言之。畧曰。陛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脩元。二十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推廣捐納。名器濫矣。二王不得入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獨居西苑。不還大內。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脩齋建醮。相率進香。天藥仙桃。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將作竭力以經營。購寶市香。度支差求而四出。陛下誤舉而諸臣順之。未有一人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聖賢垂訓。豈有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而仲文則死矣。彼不能長。其生又安能福及陛下乎。誠一旦豁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上得疏。大怒。抵之於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太監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已市棺訣妻子。待罪朝堂。是安能遁耶。上默然。再取讀。爲感動太息者久之。留中數月。旣而寢疾。疾漸篤。煩躁愈甚。因憶瑞疏。遂逮下詔獄。

論死。徐階力救之。始獲長繫。

明一百五十四 穆宗初政

上大漸。自西苑還大內。遂崩。時在位四十六年矣。裕王載堉卽位。改元隆慶。是爲穆宗莊皇帝。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加卹贈。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階爲首輔。高拱郭樸。以階不與共謀。皆不樂。樸至大言于朝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已而江陵張文忠居正。以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居正。明末一代偉人也。是時階與李春芳皆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六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綮。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上卽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伸者十八九。上欲命中官分督園營。階力諫不可而止。羣小璫毆御史于午門。都御史王庭將糾之。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錄其主名。庭疏上。乃分別逮治有差。是以中官咸側目。給事中張齊。遂上疏劾階。階引疾求退。上意亦漸移。遽許之。階

去。而宦官復熾矣。

明一百五十五 政府之傾軋

初。徐階之執政也。頗親高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大漸。拱方直西苑。遽移出外。爲言路所糾。拱疑出階指。大憾之。上即位。階爲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樸復助之。因事劾。已者籍。言官遂公疏論拱。以私怨逐諫臣。拱疏辨。階擬旨慰留。而不甚謹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于是論拱者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階既罷政。上復召拱爲首輔。拱性彊直。練習政事。有才畧。凡所建白。什九可行。然在政府。頗專恣。門生故吏。並列言路。日夜奔走其門。專務搏擊。再入政地。盡反徐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顯褒議禮諸臣。將使獻皇在天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陛下歲時入廟。何以對越二聖。蓋皆以中階重其罪也。賴上仁柔。弗之竟。階歸老華亭。子弟頗橫鄉里。郡邑有司。希拱指。簿其子弟。皆編成。盡奪其田。所以扼階者無不至。

明一百五十六 戚繼光鎮薊之績

戚繼光與俞大猷均稱名將。而繼光屢擢大寇。名更出大猷上。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平昌保定三鎮練兵事。尋以薊州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不一。乃召還總兵郭琥。以繼光代之。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繼光建敵臺千二百座。臺高五丈。睥睨四達。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器仗餼糧咸備。精堅雄壯。二千里內。聲勢連接。又立車營。每車一兩。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製拒馬器。遏虜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輔以長槍篋筩。寇奔則騎兵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用南兵爲選鋒。時邊卒木強。律以軍法。多不堪用。繼光自浙移鎮。因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少動。邊卒大駭。自此始知軍令。以入衛兵。主策應。以本衛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

明一百五十七 俺答之封貢

三十八

初、奸民趙全者。以罪亡奔出塞。爲俺答謀主。尊俺答以帝號。爲治城郭宮殿。畧曰開化府。日夜教俺答治兵。東入薊昌。西掠忻代。游騎薄平陽潞安。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賞千金。卒不可得。把漢那吉者。俺答孫也。幼失父。育於俺答妻。長爲娶婦。不相得。復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志聞。三邊總督王崇古方納降。遂率其妻子來歸。巡撫方逢時言于崇古曰。機不可失也。徑往受其降。處之大同。慰藉甚厚。合詞上疏。請授以官職。豐其廩餼。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叛人。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復逞。然後徐行吾計。若遂棄而不求。則當結以恩信。處之塞下。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它日俺答死。因加把漢名號。使自爲一部。俺答子辛愛。必起而忿爭。兩族相持。而吾蓄全力以制其後。亦一策也。奏至。朝議紛然。或引宋受郭藥師張穀事爲戒。惟高拱張居正。力主

崇古議。授把漢指揮使。賜緋衣一襲。

明一百五十八續

俺答方掠西番。聞把漢降。急歸。與辛愛及兒子永邵卜分道入寇。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初。逢時嘗間全於俺答。俺答稍稍有疑全意。及戰。又不利。引退。其妻思孫日夜哭。俺答患之。逢時因使百戶鮑崇德說之曰。朝廷待而孫厚。今稱兵。是促之死也。俺答始謂把漢已死。及是聞言。心動。遣使詞之。崇古命把漢。緋袍金帶見之。使者歸報。俺答大喜過望。崇德乃責之曰。趙全朝至。把漢夕返矣。俺答益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世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即不幸我死。吾孫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辛愛猶未知狀。奄至大同。逢時使人以把漢箭示之。辛愛持箭泣。亦使人來求幣。逢時曉以大義而遣之。朝士猶有劾逢時通寇者。高拱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預洩。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易帥。上然之。崇古逢時所奏悉報可。俺答夜召趙全計事。因執之以獻。崇



古以上命。遣把漢歸。厚賜之。感泣再拜而去。於是俺答受撫。西北無事。而捧漢朵顏諸部皆羣于遼東。

明一百五十九續

把漢那吉既歸。俺答與其妻撫之而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要令合土蠻吉能諸部皆入貢。俺答報如約。惟土蠻不肯至。崇古知土蠻勢孤。薊昌可無患。命將士勿燒荒。搗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譚。謂馬市先朝明禁。不可許。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誅仇鸞。詔復言馬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詔旨。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往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虜之納款也。今虜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商人自爲貿易。非請開馬市也。俺答橫行。四五十年。震驚闕廷。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法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唯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拒虜甚易。執先帝詔書。一言可決。但虜既不得請。

快快而去。繼以把漢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衛。歲窺薊遼。吉能賓兔。侵犯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絀。雖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因條上封詔八事。詔下廷議。

明一百六十續

廷議俺答封貢事。議可者二十二人。以爲不可者十有七人。主封貢駁互市者五人。獨僉都御史李崇極言其利。議始定。隆慶五年三月。封俺答爲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諸子弟皆授都督同知等官。有差。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如故。兵部卒采崇古議。定互市令。吉能在河套。亦如約請命。陝西總督王之誥。請要吉能二年不內犯。方許封貢。崇古又上疏爭之曰。俺答吉能。親則叔姪。首尾相應。今收其叔而棄其姪。錮其首而舒其尾。俺答必呼吉能之衆。就市河東宣大。商販不能給。而吉能糾俺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上然其言。亦授吉能都督同知。俺答既得封。帥諸部受詔甚恭。使者至。上爲告廟受賀。未幾。俺答復執趙全餘黨十三人來獻。上嘉其誠。賜之金幣。三鎮互市成。崇古廣招商販。聽所至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

上。因收其稅。以充軍實。崇古仍歲詣宏賜堡。召集諸部。宣諭威德。部長羅拜。無敢譁者。自是諸邊休息。東起延永。西訖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之三四。

明一百六十一 神宗初張江陵輔政之功

穆宗在位六年而崩。太子翊鈞即位。以明年爲萬曆元年。是爲神宗顯皇帝。生八年矣。尊皇后爲仁聖皇太后。生母李妃爲慈聖皇太后。慈聖居乾清宮。撫視帝起居。而以張居正爲首輔。刑賞大柄。悉以委之。太后御帝嚴。稍有過。訓飭備至。且曰。使張先生知之奈何。上由是嚴憚居正。而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萬曆初政之清明。實居正一人致之也。自嘉靖以來。君荒于上。臣縱于下。將嬉于邊。士囂于庠。紀綱萬事。群墮于冥冥之中。江陵起。而以雷霆萬鈞之力。挽之人心。積玩既久。一旦驟繩。以法羣然。詬以爲苛。而江陵持之益堅。爭之益力。而又有一二非常之事。庸衆所未易測。識者以是與世齟齬。而謗讟之聲。遂滿天下矣。使萬曆之初。無江陵身任天下事。明

社之屋。甯俟七十年後哉。而後之論者。以爲懷。以爲專。權以爲任。數以爲固。位以爲嫉。賢舉天下之惡。悉以歸之。而江陵之爲人。儼然元奸巨慝矣。豈知賢人君子之行。事先法。後情。先國事。後身家。任勞任怨。但期其國而一身。毀譽之榮辱。固夷然弗以措意哉。所謂鷗鵬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求乎草澤也。

明一百六十二續

居正爲人。頤面秀眉目。鬚長至腹。其爲政。以課吏職。尊主權。信賞罰。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常語人生平。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爲蓐薦。使人寢處其上。雖溲溺踐踏之。吾無間然。又曰。吾今所爲。暫時雖不便於流俗。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又曰。天下非一手一足之烈。吾不難破家沈族。以徇公家之急。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爲分。謗任怨。以圖共濟。將奈何哉。其在相位。首爲考成法。以重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視者。恆稽不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爲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爲肅。南京小奄醉辱科臣。言者請究治。居正知奄勢方盛。未易驟下。乃謫建言。

諸臣尤激者於外。而徐說司禮監馮保。裁抑其黨。毋使干部院事。保感其意。頗約束諸奄。不敢奸政。衆始服。居正。駕馭之得術也。乾清宮小璫孫海等。疊上游戲。太后令保捕海等杖而逐之。居正復條上其黨罪惡。請斥逐。因勸上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于太后。不得已。優詔報可。而心頗曠。居正矣。

## 明一百六十三 張江陵之治邊防

俺答款後。諸邊晏然無警。唯遼東時被寇鈔。十年間。大將死者數人。居正爲相。乃以李成梁爲遼東總兵官。成梁大脩守備。甄拔將校。收召健兒。給以厚餼。用爲選鋒。軍聲始振。居正常進講。因言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武員。不啻奴隸。平時不能養其鋒銳。臨敵何以責其折衝。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上然其言。因詔舉將才。未幾王崇古入督京營戎政。居正以方逢時代之。兩人相約。誓首尾共濟邊境。遂安。逢時行邊。出居庸。見龍門盤道。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

勢聯絡。歎曰。此山天險。若脩鑿。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山南。誠京西一藩籬也。乃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面。隣敵勢極孤懸。懷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繫。尤重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尙在塞外。以故聲援不接。若設盤道之險。舍迂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甯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戍。於戰守皆利。居正奏從其議。命逢時經營脩築。設兵戍守。自是北邊益固。

#### 明一百六十四 薊遼戰事

土蠻自徙居察罕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泰寧朵顏諸部悉與交通。時叛時服。萬曆元年春。朵顏部長董狐狸及兒子長昂入犯喜峯口。戚繼光擊敗之。狐狸乃歛關請貢。及是年冬。狐狸之弟長禿復入寇。繼光破禽之。于是狐狸長昂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乞赦。長禿狐狸素服搏頰自投。辭甚哀懇。繼光要以誓而許之。遣將受降。皆羅拜獻還所掠人及財物。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防守甚固。虜無隙可乘。盡轉而之遼。故李成梁獨擅戰功。而薊

轉無事可紀。遼陽鎮東二百餘里。故有六堡。其地不毛。與遼陽聲援不接。李成梁請移建孤山堡於章齊哈刺險山堡於寬甸。沿江新安等四堡於長甸。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其地並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境七八百里。益收畊牧之利。居正奏從之。

## 明一百六十五 張江陵相業二

嘉靖季年。崇尚元修。又好言祥瑞。遇事輒停刑。及居正當國。始審錄重囚至四百餘人。上疏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囚。許之時海內承平日久。羣盜蜂起。至相率入城市。劫掠府庫。而有司恆諱匿不言。奸宄益無所忌。居正乃嚴立禁約。諱盜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決。官吏莫敢飾情。盜賊爲之衰歎。太祖時外官奏事輒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佐貳襍職。有廉能愛民者。常特遣行人齎勅獎賚。宣順成弘間。亦間行之。居正以考察期屆。做舊典具儀以上。上乃召見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人。特加獎厲。並賜銀幣。吏部尙書張瀚請令諸司久任。居正善

而行之。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編修張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乃上言臣備員纂脩。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洪猷茂烈。鬱而不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僞亂真。令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所見聞直書。爲他年實錄張本。居正善其議。奏上行之。

明一百六十六 潘季馴治河之績

潘季馴者。三百年來治河第一人。也。自宋時黃河分爲南北二流。其後北流淤塞。惟存南流。河既奪淮。河泛而淮亦不治。萬厯四年。徐兗曹沂諸州縣河又大決。田廬漂沒無算。明年復決而北。全淮南徙。瀰漫山陽高寶間。幾南合大江。水患愈熾。脩治累年。毫無成效。朝廷乃以季馴總理河漕。時議者多主別開新口。季馴相度水勢。奏言海口自雲梯關下關七八里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開新口。必須深闊相等。方可容受。全河施工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處。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海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則能冲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



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頻年日以繕隄爲事。顧庫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襍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崔鑰之決水多北潰。爲無隄也。高家堰之決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通論哉。

明一百六十七續

上流既旁潰。又歧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必眞土而勿襍浮沙。高厚而勿惜巨費。讓遠而勿與爭地。則隄乃可固也。黃不旁決。則衝海之力專。淮不旁決。則會黃之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更必堅築長隄以防其末流。使黃淮力全涓滴。悉趨於海。則下流之積沙自去。海不濬而自闢。河不挑而自深。所謂固隄。卽以導河。導河。卽以濬海者也。因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築堤防以杜奔潰。復屈壩以防外河。剝滾水壩以利隄岸。止濬。

海工程。以省糜費。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上悉從其請。乃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隄四十餘里。柳蒲灣隄東西七十餘里。自徐沛至淮揚間。遙隄縷隄。滾水減水壩。牖無不脩築。逾年功成。自是河患始息。國朝河決銅瓦廂以前二百年間。河臣所用。猶季馴遺制也。

明一百六十八 江陵之奪情

五年秋。九月。張居正以父喪去官。上與兩宮遣中使慰問。絡繹然。尙未有意留之也。會戶部侍郎李幼孜首倡奪情起復之議。而司禮監馮保亦不欲居正去。中旨令尙書張瀚諭留。於是請留者相繼。而中外清議譁然矣。平心論之。親喪奪情。禮之大變。江陵此舉。誠不無得罪於名教。然其苦衷實本有難言之隱。者當是時。主少國疑。設施多未竟。而怨家又布滿中外。伺隙以動。苟一旦翩然去位。繼之者將大反其所爲。非唯身家不可保。而國家亦將受其敝。江陵慮之熟矣。與其拘小節而貽禍於天下。孰與躬犯不韙。而宗社轉得蒙其利乎。古人有墨經以從事金革者。當時雖無兵爭。

而大局之難。孰實較諸金革之警。猶或過之。此江陵所以熟思審處。甘胃貪位。志親之重。謗也。君子之犧牲身名。以盡瘁於國事也。如此後之人。猶以尋常之見。繩之不亦僨乎。于是詔遣居正子嗣修與司禮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而令居正素服角帶入閣治事。朝會無所預。

明一百六十九 貢市之餘波

俺答封貢已數年。異議者猶言其非便。方逢時乃上疏曰。八年以來。沿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虜部輸誠効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果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俺答罰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之臣。猶曰。敵使充斥。費耗日甚。與我益狎。虜心叵測。夫使者之來。多則八九。少或二三。朝至夕去。倘有充斥。撫賞之費。三鎮歲計二十七萬。較向時餉糴之數。十纒二三耳。而民間。畊。穫。之。入。市。易。之。利。猶不與焉。所省如此。何謂耗費。方庚午。即貢市之歲。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朝廷。旰。食。邊。臣。莫。保。朝。夕。七。八。年。來。幸。

無。斯。事。若。復。恡。小。費。而。虧。大。信。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所。不。可。預。料。者。俺。答。老。矣。誠。恐。此。人。死。後。諸。部。不。相。統。一。狡。黠。相。爭。遂。行。侵。擾。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固。壘。肩。關。仍。禁。邊。將。無。得。輕。舉。使。曲。常。在。彼。直。常。在。我。因。機。處。置。在。後。人。方。畧。何。如。耳。惟。朝。廷。任。用。得。人。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因。列。上。五。事。復。爲。欵。貢。圖。以。進。優。詔。報。聞。

明一百七十 江陵之歸葬

上將大昏。慈聖還居慈甯宮。先期敕張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向者嚮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用終先帝憑几之誼。六年二月。立皇后王氏。居正暫用吉服。充納采問名使。上顧居正。益重。賜札常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居正益爲朝野所側目矣。居正將歸葬父。念故相在鄉里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儻與內監交最密。恐乘間以出。敗己舊政。惟徐階與己合。又篤老。乃薦馬自強。申時行自代。居正辭朝日。上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賜

帝賚忠良銀印。俾密封言事。如楊士奇張孚敬故事。戒諸閣臣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居正既葬父。奉母還朝。儀從烜赫。觀者如堵。三宮賜賚慰諭。幾用家人禮。上自立后。宮闈用度漸汰侈。多所徵發。居正因進戶部度支總冊。謂每歲入額。不敵所出。請置坐隅。時加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上又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言利不勝費。乃止。已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官恩數。上多曲從之。

明一百七十一 張江陵相業三

國初役法。有里甲均徭。襍役三等。以戶計曰甲稅。以丁計曰徭稅。工作非時曰襍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其力。自嘉靖以來。行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宜方物。悉并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

法。民頗便之。然諸役冗費。尙有名罷而實存者。有司追徵如故。百姓深以爲苦。至是居正始奏請一切裁併。凡歲減銀百三十萬有奇。一日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畢。以言官所上災傷疏奏聞。因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上亦當加意撙節。宮中用度。服飾布施。賞賚裁省禁止。上嘉納之。居正又上言蘇松淮鳳。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元末之亂。正起于此。當破格振之。嘉靖間。用度最浩繁。內府尙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耶。是時江南豪貴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居正特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庫日以充裕。而民困亦紓。

明一百七十二 萬歷初年儉政

張居正既亡。紀綱日益廢弛。御史孟一脈抗疏陳五事。言近選宮女至九十七人。輦下驚擾一也。中外章奏不下部議。閣臣擬旨。不許糾駁。宸斷一定。莫敢犯顏。二也。廉耻道喪。士習苟且。三也。東南財賦之區。靡於淫巧。民力困竭。皆陛下有以倡之。御用

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覃恩錫類。大小均沾。謁陵犒賞。耗費至鉅。錙銖取之泥沙。用之民間。習爲麗侈。窮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不知紀極。夫中人得十金。卽足供終歲之用。今一物而常兼中人數家之產。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陛下誠能恭儉以率天下。禁彼浮淫。還之貞樸。則財用裕而風俗濟。四也。邊疆之臣。戎備日弛。上下蒙蔽。莫以實聞。邊臣假貢市以賂戎。戎人肆剽竊以要我。彼此相欺。以誑君父。幸虜不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請明詔樞臣。洗心易慮。戰守之備。一一講求。使將識敵情。兵識將意。庶乎臂指如志。疆場無虞。五也。疏入。忤旨。謫建昌推官。

明一百七十三 江陵歿後之禍

張居正以萬歷十年六月薨。上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賜諡文忠。禮至渥也。旣而馮保得罪。枰擊居正者。遂紛然起。初詔奪上柱國太師。繼奪贈諡。諸所引用者。斥逐殆盡。未幾遂籍其家。守令希上指。先期錮其門。子弟餓死者十餘輩。盡

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萬。白金十餘萬而已。長子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潘季馴抗疏言。居正母年踰八旬。且暮莫保。其詞尤激楚。于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子弟皆戍極邊。明之季年。言路諸臣。不辨是非。而唯爭意氣。黨派紛糾。入主出奴。把持朝局。浸成風氣。居正深惡而痛抑之。故言路怨之。獨至御史丁此呂。至言居正在時。侍郎高啓愚。主鄉試。以舜禹事命題。爲居正勸進。輔臣申時行力爭。謂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非盛世所宜。上稍稍悟。弗竟其獄。許國不勝其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激訐。偶爭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此風何可再。長上得疏慰諭而已。自是政府言官益相水火。以訖于亡。

明一百七十四 徐貞明水利之議

初。貞明爲給事中。嘗議興西北水利。以爲京師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內。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實廩而練卒乎。賦稅所入。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



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河流多變。逆道或梗。隱憂方大。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所在多有。山東水泉最富。引之皆可溉田。畿輔諸郡。支河所經。澗泉自出。率足以滋灌溉。北人未習水利。唯苦水害。害之未除。正由利之未興耳。今順天眞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諸水壅遏。而無所洩。欲不汎濫。固不可得。今誠於上流疏濬溝渠。引以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洩橫流。其淤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則如南人築圩之制。水利一興。水患自除矣。至于永平灤州。以及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俾成稻田。若仿集意。招來南人。俾之畊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沮浮議。需之歲月。不取近功。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廷議善之。而以財匱不能舉也。

## 明一百七十五 續

旣而貞明以言事被謫。因著潞水客談。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畧謂西北之地。旱則

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飢。此可常恃哉。唯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利一。以國家之全盛。而待哺于東南。豈計之得。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而東南民力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多水患。脩復水田。則河流分而不至爲害。利四。西北平曠。敵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多則易爲亂。水利興而農夫皆有所依。利六。招南人以畊西北之田。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田墾民聚。斯賦增而徭可減。利八。沿邊諸鎮。皆有積貯。不勞轉輸。利九。天下浮戶何限。募之爲農。卽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可以省遠募之費。蘇踐吏之勞。利十一。宗祿浩繁。勢難爲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頒田。使自食其力。利十二。水利脩復。則可限民名田。而養民之政。可以漸舉。利十三。民與地均。可仿古比閭族黨之制。使民獲自治。利十四也。會有薦貞明于朝者。十三年。以貞明爲墾田使。督治京畿水利。一歲中墾田三萬九千餘畝。而奄人勦滅。

之占田者。爭言不便。上惑之。竟罷其役。

明一百七十六 鄭妃奪嫡之始

明之亡。三案與有力焉。其事發於神宗。未命及光宗。御極之時。而其禍早成。于元子。誕生之日。初上在位十年。無子。兩宮太后。望孫綦切。恭妃王氏。初爲慈甯宮人。年長矣。上過慈甯。私幸之。有身。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奄。即記年月。及所賜以爲驗。時上深諱。故左右無敢言者。一日侍慈聖宴。語及之。上不應。慈聖取內起居注示之。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甯分等差耶。十年四月。封王氏爲恭妃。八月。遂生皇長子常洛。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皇長子已五歲矣。而恭妃不益封。中外藉藉。疑上將立愛。給事中姜應麟。首抗疏。請立東宮。貶廣昌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仍不報。時上以旱霾。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等。遂上疏。顯斥貴妃。于是言者蜂起。上厭之。時行乃請上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尤入奏。不得越職言事。徑達御前。上甚悅之。

而言者。益大譁。指斥宮闈。攻擊執政。上概置不問。門戶之禍。乃大起矣。

明一百七十七 政府之齟齬

先是廷臣爭請建儲。得旨于二十年春舉行。于是工部主事張有德。預以儀注請。上怒。奪有德俸。時申時行方在告。許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爭。首列時行名。時行聞上怒未已。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于是言官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議。陰爲結交宮掖之謀。欽人黃正賓者。以賞爲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附清流。見言官疏。亦抗章詆時行。上益怒。斥正賓爲民。時行力求罷。而國與家屏。又以建儲請。上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國。未幾。時行亦罷。國素與時行無嫌。然性木強。遇事輒發。力詆言事諸臣。士論頗不附。青海酋火落赤犯邊。時行主款。國獨謂寇渝盟犯順。宜一大創之。上心是國言。以時行方柄政。不能奪。會時行門生論國庸鄙。而國門生亦論時行。以圖報復。至是。二人並罷。論者謂國之去。以爭執。差勝。時行之。以被劾去也。初張居正卒。時行相繼當國。欲以寬大收人心。然政令務承。上指不

能有所匡正。又盡罷居正所行諸法。一切務爲簡易。上下恬熙。綱紀益以不振。

六十

明一百七十八 朝鮮之役

日本之與我兵爭也。以朝鮮爲其目的。物其禍成于今日。而原因則遠在二百年前。此亦古今得失之林也。日本人平秀吉者。日人謂之曰豐太閤。有雄略。起人奴。初隨關白信長爲信長畫策。奪二十餘州地。會信長被其下所殺。秀吉遂代統其兵。劫降六十餘州。窺朝鮮無備。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逼釜山鎮。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李昫。又酒廢弛。日軍猝至。望風奔潰。棄王城。奔於平壤。令次子揮攝國事。已復走義州。二十年七月。日人遂入王京。劫王子陪臣。掠府庫。入道畿盡沒。日暮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道路。廷議以朝鮮爲國東藩。在所必爭。遣行人諭昫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至。而日人已抵平壤。游擊史儒等戰死。副總兵祖承訓往援。僅以身免。中朝大震。乃詔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以救之。兵部尙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往偵敵勢。於是嘉興人沈惟敏應募往。惟敬者。市井無賴也。是時秀

吉駐對馬。其將行長等分守要害。惟敬至平壤。行長佯受命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將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以敵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其言。謂和局可速成。

明一百七十九續

應昌久無功。乃以李如松爲總兵官。與其弟如柏如梅。率師往援。以十二月至軍。會惟敬自日軍歸。復申封貢之請。如松叱惟敬僉邪。將斬之。或曰。藉惟敬給倭受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于軍中。誓師度江。明年正月。次碧蹄館。行長以爲封使至。遣牙將來迎。如松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竝風月樓以待。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行長登陴拒守。如松合兵圍之。以倭素輕朝鮮軍。令祖承訓僞效其裝。攻西南。而親提大軍。攻其東南。軍少卻。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鈎梯直上。倭方輕南面軍。承訓忽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等已分道進。如松馬斃于礮。易馬躍塹而上。麾兵益進。遂克平壤。行長度大同江遁。已

而如松進克開城。所失四道并復。官軍既連勝。有驕敵心。朝鮮人有言敵已棄王京遁者。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猝遇倭。圍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喪失甚多。退駐開城。如松聞倭有積粟數十萬。在龍山。密遣死士焚之。倭由是乏食。然如松敗後。氣已大索。于是封賞之議復起。倭亦懲前敗。步步爲營。官軍求戰不得。無如何。石星方力主撫議。乃召如松班師。而獨留副將劉綎。與倭相持。已而秀吉死。倭始退。

## 明一百八十 礦稅之起

萬歷中。葉君臣泄沓。紀綱凌替。財用日困。武備日媮。天下已有必亡之勢。然苟非礦稅之舉。重擾生民。盜賊之興。猶未至若是速也。初畿輔奸民。慫恿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既而承甯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土木繁興。計臣束手。千戶仲春。以開礦助工之說上。上韙之。於是首開畿內。命中官領之。河南、山西、南直、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兩廣、江西、福建、雲南。無地不開礦。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并挈原奏官往勸。礦脉微細。無所得。則勒民償之。奸人假開采爲名。乘勢橫索民財。

有司稍忤意。輒以沮撓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輒指爲下有礦脉。卒役圍捕。頃刻破家。淫辱及婦女。橫暴甚於盜賊。羣臣屢諫。上皆不聽。其後又增設各種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閩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林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旂建廠。所至納奸民爲爪牙。肆行殺掠。窮鄉僻壤。米鹽雞豕。皆令輸稅。中人之家。大半被破。由是民不聊生。寇亂蠶起矣。

### 明一百八十一 礦稅之害二

稅使四出。上意猶未歎。聚斂日甚。二十五年。三殿災。假殿工爲名。益肆播克。徵木川廣。令輸之京師。前後所費數百萬。然率爲中官乾沒。終上之世。三殿固未嘗復建也。二十七年。以諸皇子成昏。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由是外帑亦日耗矣。湖廣稅使陳奉。尤恣行威虐。巡撫以下。唯諾惟謹。僉事馮應京。獨以法裁之。捕奉爪牙。抗疏劾其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上怒。逮治應



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往送。因聚數萬人圍奉廡。誓必殺之。奉逃匿。衆投其黨十  
六人於江。是時山東臨清民亦譟逐稅使馬堂。詔捕治首犯。株連甚夥。有王朝佐者。  
慨然出曰。首難者我也。勿殺無辜。臨刑。神色不變。臨清民立祠祀之。時天下頻年苦  
旱。又困礦稅。兵民多起爲盜。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諫。阻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濫  
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  
凡礦稅事皆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爲仇敵。陛下卽黃金  
盈箱。明珠填屋。誰爲守之。皆不報。

## 明一百八十二 李成梁之晚節

李成梁爲明末名將。而晚節頹唐特甚。去俞戚諸賢相差遠矣。初土默特數寇遼東。  
將弁多戰歿。成梁屢潛師出塞。輒不利。死者數千。仍虛報首功。濫增爵廕。虜再入海  
州。成梁不敢擊。爲巡按御史所糾。詔罷其兵柄。以寧遠伯奉朝請。時萬歷二十一年  
也。成梁旣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會總兵馬林得罪。閣臣沈一貫言。成

梁雖老。尙堪將兵。乃命再鎮遼東。年已七十六矣。時土默特酋已死。寇掠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木兩市。諸部貪市賞利。爭就款。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左少事。及三十六年。始罷歸。未幾卒。年九十。成梁之始鎮遼東也。銳意封拜。張居正在政府。驅策武臣。能得其死力。以故師出必捷。威震絕域。已而位望漸隆。子弟盡列崇塔。貴極而驕。侈汰無度。軍資馬價。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無不爲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爲緣飾。若寇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爲辭。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爲功。殺良民。冒級閣部。共爲蒙蔽。上竟不之知也。

### 明一百八十三 礦稅之害三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立長子常洛爲皇太子。同日封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澗惠王。常瀛桂王。冊禮甫畢。上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召沈一貫入。時上居啓祥宮。皇太后南面立。上稍東。冠服席地坐。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頭起居畢。上命之前曰。朕疾篤矣。礦稅事朕因宮殿未脩。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

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臥。一貫尋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下。中使捧硃諭至。猶如上語。促令立即奉行。翼日疾竟瘳。上意中悔。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旨。一貫不敢爭。皇遽繳入。司禮監王義方侍上前。力爭曰。王言何可反。汗耶。上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矣。後義見一貫。尤之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論諫者相繼。皆不聽。是時內庭用度益侈。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兵八十六萬。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剋減。邊兵屢譁。上急命戶兵兩部。鈎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明一百八十四 妖書之獄

初。刑部侍郎呂坤嘗撰閩範圖說。上得之。以賜鄭妃。妃序而重刻之。其後或撰是書。後序名之曰憂危竝議。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製序刊刻。實藉爲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管劾坤。而全椒知縣樊玉

衡并糾貴妃。疑竑議出二人手。言之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既而又有續憂危竑議出。閣臣朱賡得之。言益切至。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妃子福王當成也。大畧言上立東宮。出于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爲內閣者。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耳。詞極詭妄。時人謂之妖書。上大怒。勅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方以事銜禮部侍郎郭正域。又惡沈鯉之持正。欲因是傾之。風言官指劾。時正域已請告歸矣。乃發卒圍其舟。捕僕媪輩十餘人。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獲順天生員礮生光。生光性險狠。嘗爲妖詩傾戚里。疑書出其手。乃下獄拷訊。或風令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不肯承。久之。獄不能具。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奈何欲殺我好講官耶。諸人聞之懼。遂歸獄生光。磔之于市。正域始獲免。然自是奪嫡事益爲海內所注目。好事之徒。爭以訐鄭氏得罪。爲獵名計。朝端益水火矣。

#### 明一百八十五 礦稅之害四

三十二年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上下詔求言。大學士沈鯉上疏。請罷礦稅。冒雨素

服。詣文華門奏之。上得疏。果心動。戶部尙書趙世卿。相繼言之。詞尤切直。畧謂陛下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何一不取之民。嗟此赤子。何負于國。乃民方歡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曾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曾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曾不少卹。其難。反之於心。其何以自安。上雖優詔答之。然猶豫卒未撤也。二十三年長至日。沈鯉朱賡入賀。上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因極陳礦稅之害民。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此于聖躬。必有不和。矩具爲上道之。上始悚然。遣矩咨鯉。謀所以補救者。鯉言惟亟停開采。則靈氣自復。而聖躬安矣。上爲首肯者再。沈一貫慮鯉獨擅其功。亦草疏上言。上見之不悅。復止。躡月始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于內府。半供戶工兩部。然中使卒不撤。天下尤苦之。其害遂終帝世。計開礦稅十年。得銀三百餘萬。而海內生民塗炭極矣。

神宗。晚年。怠荒。益甚。二十餘年。未嘗一接大臣。曹署多空。亦未嘗簡人補署。內閣輔臣。惟葉向高一人。六卿惟趙煥一人。都察院八年無都御史。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兼數職。在外巡按。有十餘年不得代者。督撫監司。屢缺不補。郡守懸缺。什五六。選人之留滯京師者。至數千人。時時攀執政輿哀號。執政但空言慰遣而已。自上倦勤。中外章奏。悉留中不發。大臣有持正不諧俗者。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斥逐。以故。廷臣黨勢日盛。而言路把持。政同積重之勢。遂不可返。時黨派最盛者。爲齊楚浙三黨。聲勢相倚。並以攻道學排異。已爲職志。有大東小東之稱。大東謂朝臣之心附東宮者。小東則講學家之東林派也。三十九年三月。大計京官。諸黨人謀去。向高及吏部尙書孫丕揚。侍郎王圖。保定巡撫王國。上疏力攻之。上不能堪。盡褫諸言事者職。而不揚等亦不能自安。前後辭歸。朝廷正人盡矣。初嘉隆以前。士大夫矜慕名節。以挂察典爲終身之玷。及萬厯之世。閣臣有所徇庇。間留一二人以撓部權。而察典始爲報復恩怨之具。至於盈廷水火之爭。則莫甚於此。是歲黨局既成。互相報復。

至國。亡而未已。

明一百八十七 梃擊之獄

四十三年五月。皇太子居慈慶宮。有男子不知姓名。持棗挺入宮門。擊傷守門內侍。至殿前檐下被執。太子奏聞。上命法司案問。御史劉廷元奏。犯名張差。薊州人。口中啾啾。語無倫次。按其迹。雖若瘋顛。稽其貌。實係狡猾。請下法司嚴訊。時福王已就國。東宮位久定。然上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兄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既以瘋顛奏。刑部復訊。一如廷元指。按律當斬決。奏定未上。會提牢主事王之采。散飯獄中。私詰差。得其情。甚悉。言實某內監所使。之采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顛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凶犯。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報。廷臣連章趣之。郎中陸大受疏中。斥國泰爲奸戚。上心惡之。諸疏皆留中不下。御史過庭訓。移文薊州。詰張差蹤跡。州官具言其致顛本末。于是原問諸臣。據爲口實。遂以瘋顛兩字爲定案矣。越數日。問達令十三司會鞠。衆咸囁嚅。員外郎陸夢龍。獨

詳訊之。具得內監龐保劉成主使狀。畧如之案言。

明一百八十八 續

保成。皆貴妃宮監也。於是中外籍語多。侵國。秦且及貴妃。初。奸人王日乾上變言。巫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上亦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上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涉貴妃。憂懼。請上速具獄。勿株連。上乃出御慈甯宮。太子率三皇孫侍御座側。召閣臣方從哲。及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之罪。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他意。何不早更置耶。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顛之人。理宜速決。并責諸臣。言吾父子何等慈孝。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上復謂諸臣曰。爾等聞皇太子言。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頓首出。遂磔差于市。而成保撈死禁中。上不見廷臣。二十有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羣疑。念其事頗有跡。故于建言諸臣。亦不遽罪也。



明一百八十九 楊鎬援遼之師

七十二

萬曆四十六年。大清。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天命三年也。先是蒙古喀爾喀諸部。已歸順。大清。勦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爲備。上不省。是歲夏四月。太祖定計伐明。親率步騎二萬進發。臨行。以七大恨告天。遂趨撫順。遊擊李永芳出降。廣甯總兵張承廕。率師往援。爲大清兵所敗。承廕戰死。士卒生還者十無一二。中外大震。羽書日數十至。上始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廷議以楊鎬熟諳邊事。起爲經畧。旣而大清兵進克清河堡。清河在四山之中。東拒寬甸。南距饒陽。北距瀋陽。清河旣失。全遼震動。戶部以軍餉不敷。乃議加天下田賦二百餘萬。次年復加至八百萬。而遼餉居十之七。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民生重困矣。上以援師大集。日促鎬出兵。鎬遂以四十七年三月出塞。分兵四道。馬林出開原。杜松出撫順。李如柏趨清河。劉綎出寬甸。號四十七萬。別徵朝鮮兵爲援。期三月一日會二道關並進。會天大雪。兵不得前。師期洩。

明一百九十續

杜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連克三小砦。乘勝趨薩爾濟。大清兵方築界藩城。聞松軍至。伏兵邀之。松戰死。全師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聞松敗。結營自固。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如柏亦敗于虎攔關。縉已深入三百里。猶未知松軍之敗沒也。大清兵張松旂幟以給之。縉軍大亂。力戰死。縉于諸將中最驍勇。其死也。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爲矣。是役也。文武將吏死者三百餘人。敗書聞。京師震恐。言官交章劾縉。逮下獄論死。廷議以熊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命代縉經畧。甫出關。鐵嶺又陷。瀋陽軍民奔竄殆盡。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以祭死事之士。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壕繕城。爲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間。守備大固。又請集兵十八萬。分布綏陽清河撫順柴河鎮江諸要隘。使首尾相應。上從之。廷弼乃躬自行邊。至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兵燹後。數百里間。無一人跡。廷弼耀兵奉集。相度形勢。所至招流亡。繕士馬。人心始安。

明一百九十一 紅丸之案

萬曆四十八年秋七月。上崩。太子即位。是爲光宗貞皇帝。於時太子已久疾。旣即位。疾益甚。外間傳言。謂鄭妃令內侍崔文昇進泄藥。上體由此委頓。羣情疑駭。未幾。遂大漸。召文武大臣入受顧命。給事中楊漣以小臣特預召。上數目之。閣臣方從哲奏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有仙藥。臣等未之敢信。上即命宣可灼至。趣使進藥。世所謂紅丸者也。上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俟宮門。中使猶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復進一丸。明日味爽。上崩矣。選侍李氏。據乾清宮。與心腹內監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羣臣入臨者。皆爲奄人所格。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閣臣劉一燝。詰皇長子所在。羣奄不應。一燝大言。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太監王安。入白選侍。給曰。暫出即返耳。遂抱皇長子。疾趨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叱去之。一燝與英國公張惟賢。遂掖皇長子由校。升輦至文華殿。羣臣頓首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改元天啓。是爲熹宗皇帝。

明一百九十二 移宮之案

李選侍欲專大權。必欲與皇長子同居。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恆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將來有不忍言者。選侍得光斗箋。大怒。將加嚴譴。數使宣召。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皇長子議之。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爲然。趣日移宮。而首輔方從哲。依違其間。顧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甯。今何日。可姑緩耶。至即位前一日。漣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在。今日于一燝韓爌邀從哲。請即日降旨。跽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移居曦鸞宮。皇長子始復還乾清。

熊廷弼有膽畧。當代帥臣。無出其右。然性剛。不能容物。給事中姚宗文。向與廷弼同在言路。意氣相得。後以廷弼不薦已。已怨之。既奉命出關邊。廷弼以其書生藐之。遂積相失。比宗文還朝。疏陳遼土日蹙。誠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復鼓其同類攻擊。必欲去之。于是御史馮三元等。先後劾廷弼。破壞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袁應泰代之。應泰歷官外臺。精敏強毅。而用兵機宜。非其所長。廷弼在邊。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應泰一切以寬矯之。多所更易。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食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恐貽後患。應泰不聽。其後卒以是敗。方廷弼之去遼也。上疏言。今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冰雪稍緩。闕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愀然不敢復言。比收拾甫定。愀然者。輒復闕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文吏。何一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耶。疆事當聽疆臣爲之。何可據拾帖括。陳言徒亂人意哉。其言最爲痛切。終明之世。邊事所以愈辦而愈。

壞者皆此輩誤之也。

明一百九十四 天啓初政

初光宗在東宮時。鄭貴妃數使人陰搆其過。賴王安善爲調護得免。及光宗卽位。擢安爲司禮監。安每勸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言。獲咎諸臣。中外翕然稱之。至是。劉一燝韓爌等輔政。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發內帑。抑近幸。搜拔賢才。天下欣欣望治。未幾而魏忠賢客氏之亂起。忠賢原名進忠。少無賴。善馬射。尤好博。因負自宮。遂入內廷。初爲上母王才人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客氏者上乳母也。朝先與客氏私。及進忠入。客氏遂薄朝而愛進忠。兩人深相結。上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封客氏爲奉聖夫人。其子侯國興等。並廕錦衣千戶。進忠始改名忠賢。二人疾王安持正。嗾給事中霍維華劾之。矯旨奪安官。降充南海子淨軍。絕其食。三日不死。乃撲殺之。客氏淫而很。忠賢不知書。而能強記。猜忍陰毒。上深信之。忠賢以諸奄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爲腹心。凡中外章奏。永貞等先閱看。鈐識款要。白忠賢議可否。

而後行。上性機巧。好親斧鑿。漆之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乘機奏事。上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忠賢繇是得擅威福。

明一百九十五 瀋陽遼陽之失

天啓元年閏二月。袁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而 大清兵已至瀋陽。總兵賀世賢嬰城固守。 大清兵奮勇縱擊。官軍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城遂陷。 大清兵乘勝直趨遼陽。應泰撤諸軍入城拒守。 大清兵四面急攻。城中大亂。應泰及巡按張銓自經死。于是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望風降附。王化貞者。前以參議守廣甯。頗得西部心。遼瀋繼失。廷議推化貞爲巡撫。時廣甯止屨卒千餘。化貞招集散亡。得萬人。激厲士民。人心少定。然化貞素無大畧。不習兵事。欲恃西部爲援。遂謂登萊天津兵備可不設。諸鎮赴援兵可止。時議謂其才可用。悉從之。熊廷弼之罷也。上念其功。仍議起用。及遼瀋旣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當不至此。乃召廷弼于家。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廣甯用馬步兵。列營二岔河上。天

津登萊。各置舟師。並設巡撫。而經畧駐山海關。以節制三方。上悉從其計。命廷弼爲經畧。賜尙方劍。于其行也。上親餞諸郊外。命文武大臣陪宴以寵之。廷弼謝疏。有歸七尺之軀于朝廷。灑一腔之血于邊塞。語聞者悲之。

明一百九十六 遼東經撫之不和

陳良策者。大清鎮江城守將也。潛送款毛文龍。文龍引兵取其城。化貞大喜。以大捷奏。再疏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尙書張鶴鳴深信之。奏言機不可失。廷弼聞之。急致書中朝。謂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驟。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朝士多以鎮江爲奇捷。聞廷弼言。皆不服。廷弼不得已。出次右屯。化貞果無功而還。經撫由是不協。化貞驕而愎。妄意降將李永芳可倚爲內應。又信西部言。許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爲大言。以罔中朝。鶴鳴信之不疑。所請無不允。而于廷弼奏。輒從中沮格。廷弼憤甚。疏言。臣有經畧之名。而無經畧之實。唯樞臣與撫臣共爲之耳。鶴鳴益恨。當是時。廷弼力言永芳必不



可信。西部必不可恃。而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已而廣甯人見河水已合。紛傳敵至。化貞始倉皇議守。請勅廷弼出關。廷弼言。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而不知無拳無勇之經畧一出。其動搖人心。乃彌甚。言極切。至鶴鳴一不聽。廷弼不得已始出。識者知東事之必無幸矣。

明一百九十七 廣甯之敗

王化貞前後五出師。李永芳及西部竟不應。廷弼請勅化貞持重。化貞猶上言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葉向高當國。化貞舉主也。頗右之。廷臣大抵嚮化貞。請令毋受廷弼節制。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誤大事矣。張鶴鳴篤信化貞。力請撤廷弼。議未決。而大清兵已渡遼西。陷西平堡矣。化貞部將孫得功者。有異志。常欲生縛化貞降敵。化貞不知也。大清兵至廣甯城外。未即進。得功揚言敵已入城。居民皆驚潰。化貞聞之。不知所爲。急上馬。率二僕踉蹌西走。廷弼自右屯來。遇諸大凌河。化貞搏膺痛哭。廷弼曰。今寧遠前屯。俱不可守。惟有護難民入關耳。乃盡焚積聚。先後入山海關。廣

寧既陷。附近四十餘城皆不守。廷弼及化貞俱下獄論死。而孫承宗代爲經畧。是時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爲喀爾喀部所據。聲言助守。實懷貳心。或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承宗躬往相度。奏言築重城不若守寧遠。與覺華島相犄角。上從之。承宗乃定軍制申明職守。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能持重。防守嚴密。數年之間。軍聲頗振。

### 明一百九十八 魏逆之屠害忠良

魏忠賢肆虐日甚。左副都御史楊漣抗疏。劾其二十四大罪。忠賢懼甚。求救於韓爌。爌不應。遂趨上前泣訴。客氏及王體乾等從旁解之。上憫然不能辨也。乃溫旨留忠賢。而嚴旨切責漣。于是廷臣交憤。抗章論忠賢不法者七十餘人。葉向高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上不許。工部郎中萬燦上疏言忠賢盡竊大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尙留左右。忠賢得疏大怒。當是時。逆奄方惡。廷臣交章劾已。憤無所洩。思借燦立威。乃矯旨杖之百。令羣奄先至燦第。摔

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僅屬。杖已絕而復蘇。羣奄更肆蹴踢。越四日即卒。向高知時事不可爲。乃謝病歸。黃尊素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吾受光宗顧命矣。苟能濟國。死生以之。卒不去。旣而吏部尙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與漣並削籍爲民。於是善類一空。天下大權悉歸奄黨矣。未幾而汪文言之獄起。

### 明一百九十九 汪文言之獄

汪文言者。歙人也。任俠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以計破齊楚浙三黨。因交結司禮監王安。光宗初立。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與有力焉。及安被害。文言亦下吏。得未減。益有聲公卿間。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給事中阮大鍼。與左光斗魏大中。有隙。劾光斗大中。與文言交通爲奸。有旨下文言詔獄。黃尊素語鎮撫劉僑。一文言不足惜。不可使毒流搢紳。獄上。止除名而已。忠賢志無所逞。于是罷僑。以其黨許顯純代之。嗾御史梁夢環。再劾文言。立逮下詔獄。而大理丞徐大化。復希忠

賢指。劾漣光斗。于是東林之禍始熾。崔呈秀者。逆奄死黨也。先是顧秉謙魏廣微。以己意爲搢紳便覽一書。凡向高光斗等百餘人。皆謂之邪黨。而附惡奄黨者。悉目爲正人。已而王紹徽又編東林百有八人。繫以宋時大盜宋江諸名。爲點將錄。呈秀合二書所列。又益以己所不快者。爲同志錄。以獻逆奄。於是朝野所號爲君子。乃無一得免者矣。未幾御史楊維垣首翻三案。霍維華繼之。請改脩光宗實錄。羣小欲藉奄力。以報私仇。凡異己者。概指爲東林黨人而去之。無問其得罪忠賢與否。清流之禍。至是遂不可解。

### 明二百 前六君子之慘死

汪文言獄詞頗連漣光斗諸人。顯純欲坐以移宮罪。徐大化曰。但坐移宮。無贓可指。若坐以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爲有名矣。逆奄然之。顯純遂詐作文言供狀。徧誣諸君子。而鑿文言以滅口。獄上。漣光斗大中。及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遂皆被逮。下顯純按問。所謂前六君子者也。漣等各坐贓巨。

萬。顯純非法拷掠。血肉狼藉。至七月。漣光斗大中同夕爲獄卒所害。又踰月。化中朝瑞亦死。惟大章尙在。羣小謂諸人死狀未明。無以服人心。乃移付法司定罪。而仍移鎮撫司。大章曰。吾安可再入此獄。乃投繯而卒。漣死時。土囊壓體。鐵釘貫耳。至爲慘毒。光斗大中。亦皆體無完膚。越數日始報。三人尸俱已潰散。不可識矣。從古小人之害君子。未有如斯之甚者也。光斗嘗典畿輔水利。尋督學政。士民德之。容城孫奇逢。定興鹿止。皆一代大俠也。倡義贖金代完贓。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未及輸而光斗已被害矣。漣家產不及千金。歿後。母妻止宿譙樓。二子乞食以養。而徵賊猶不已。鄉人競出贊助之。雖賣菜傭亦爲輸助焉。大中子學泚。以哭父死。世稱其忠孝萃於一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君子是以知明之必亡也。

## 明二百一 後七君子之慘死

左都御史高攀龍。以忤逆奄削籍。崔呈秀恨不已。亟言於忠賢。必欲殺之。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家居。魏大中之被逮也。順昌出錢。與同起臥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旌

尉屢促行。順昌嘆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耶。因戟手罵忠賢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大怒。諭德繆昌期。前典湖廣試。程文引趙高仇士良事。厲規風。忠賢矚之。楊漣劾奄疏。相傳爲昌期所草。忠賢益大恨。御史周宗建首劾忠賢。目不識丁。李應昇黃尊素相繼抗疏言之。而尊素尤有智畧。爲羣小所深忌。會吳中訛言尊素將效楊一清誅劉瑾故事。以蘇杭織造李實爲張永。忠賢聞之大恐。遣刺事者數輩詣吳中調察。侍郎沈演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跡矣。忠賢知實與蘇撫周起元有隙。乃僞作實疏。劾起元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等秘謀。而盡竄入順昌等名。矯旨逮問。攀龍聞緹騎將至。具衣冠自沈于池。而手書遺表畧云。臣雖削籍。曾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

明二一續

順昌故有德鄉里。士民聞其被逮。憤怒號寃。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請命。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魏忠賢耶。

蠶擁上。勢如山崩。旂尉倉皇。東西竄。衆縱橫。毆擊立斃。一人餘。悉負傷。踰垣走。知府  
 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是日旂尉往浙東  
 逮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變。鑿其舟而沈之。旂校泗水以遁。失駕帖。不  
 敢往。尊素聞之。卽囚服。自投詔獄。巡撫毛一鷺。飛章告變。或言吳人謀斷水道。截漕  
 舟。忠賢大懼。久之始安。然自是緹騎不敢輕出國門矣。一鷺捕倡亂者急。吏胥展轉  
 誣指。下獄者數百。吳中義民顏佩章。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相率詣吏。自承曰。罵  
 逆奄。殺旂尉。皆吾五人爲之。它無所預。幸釋。若輩一鷺乃釋。繫者而斬。佩章等于市。  
 五人就戮。時顏色不亂。揚揚如平常。吳人義而葬之。謂之五人墓。歲時祭掃。至于今  
 不輟。

## 明二百三續

昌期先至。慷慨對簿。詞氣不撓。坐贓三千。備受五毒。不勝刑而死。其斂也。十指皆墮。  
 置袖中。以其代楊漣草疏也。順昌宗建應昇尊素繼至。許顯純各誣以贓數千。五日

一追比酷掠。順昌輒大罵。顯純椎落其齒。順昌嚔血。唾顯純面。罵益厲。遂于夜中潛害之。宗建被酷訊。偃臥不能起。顯純詈曰。更能罵魏公不識一丁否。以沙囊壓之而死。尊素知獄卒將害己。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隔牆呼應昇曰。仲達。我先行矣。遂死。明日應昇亦被害。起元道遠。至則諸君已皆死。顯純酷加榜掠。竟坐贓十萬。罄賞不足。親故皆爲破家。後月餘。亦斃之獄中。時以順昌等慘死。詔獄與楊左諸人先後畧同。遂與高攀龍並稱。後七君子以配楊左諸人。共有三人爲逆奄時死節之最著者。云。時忠賢方盡翻三案。令館臣編三朝要典。極意詆譏東林。暴揚罪惡。書成。刊布中外。以刑部王之寀首倡張差非瘋癲之說。爲三案所由起。乃矯詔逮之。寀下獄。坐以贓八千。竟瘐死。于是生祠配聖之說起矣。

明二百四 逆奄之僭亂

生祠之議。起于浙江巡撫潘汝楨。疏請建忠賢生祠于西湖。以杭州衛百戶爲守祠官。詔賜祠額。勒石記功。命閣臣撰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生祠遍天下矣。薊遼總督



閭鳴泰部內建祠七。所費數十萬。其稱頌功德。有民心依歸。天心效順之語。開封壞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綏延建祠。用黃色琉璃爲屋瓦。蘇州金像冕旒。疏辭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率用駢語褒之。尙書黃運泰迎像入祠。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內外。祠宇相望。有建于東華門外者。郎中葉憲祖曰。此天子臨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牘。遵化道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其建祠稍遲者。土木方殷。而奄勢已敗矣。監生陸萬齡。因請以忠賢配享孔子。忠賢父配享啓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廠臣作三朝要典。孔子誅少正卿。廠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其悖謬如此。司業林鈺。援筆塗其疏。即挂冠櫛星門而去。坐削籍。奄從子良卿。至代天子享太廟。于是天下皆知忠賢之謀竊神器矣。

## 明二百五 逆奄之敗

天啓七年八月。上不豫。數日。遂大漸。崩于乾清宮。遺詔以弟信王由檢嗣位。王卽夕

入居宮中。羣臣皆比明始至。方入臨。內侍十餘人。傳呼崔尙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曰。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信王卽位。改元崇禎。是爲莊烈皇帝。帝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及卽位。其黨自危。楊維垣等。乃先劾呈秀以嘗帝。得旨令呈秀罷歸。于是言者交章並論忠賢。嘉興貢生錢嘉徵。詣闕論忠賢十大罪。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震恐。喪魄。急以重寶賂信邸。太監徐應元以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上知之。斥應元。安置忠賢於鳳陽。榜其罪示天下。尋命錦衣衛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偕縊旅店中。乃磔其尸。懸首河間。呈秀亦自殺。追戮其尸。先是熹宗崩。客氏出外宅。未幾。詔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魏良卿與侯國興。客光先等皆棄市。家屬無少長皆斬。嬰孩赴市時。有困睡未醒者。人以爲慘毒之報。莫不快之。

### 明二百六 袁崇煥之再起

初崇煥以忤忠賢去。忠賢旣伏誅。廷臣爭請召用崇煥。有旨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

崇煥至都。上召見平臺。崇煥奏。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安敢辭勞。但五年以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滇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上爲防四部臣如所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卽不能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上起立傾聽。諭之曰。卿毋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請賜崇煥上方劍。假便宜從事。上悉從之。崇煥旣行。復上言。恢復之策。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弱。著之說。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耳。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當責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旣重。爲怨滋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上優詔答之。蓋後來之禍變。崇煥固逆知之矣。

## 明二百七 逆案之定

詔定奄黨逆案。而閣臣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無幾人。上不憚。令以贊導擁戴。

頌美詔附爲目。因曰。忠賢一內豎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列入。曠對不知內侍何人。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曠等知上意不可回。則又曰。臣等職在批答。三尺法非所習。乃詔三法司同審定。于是案所羅列。幾無脫遺。旣成上之。上親加裁定。自忠賢客氏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俱立斬者。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等六人也。曰交結近侍。俱擬斬。秋後處決者。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許顯純等十九人也。曰交結近侍次等。俱充軍者。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楊維垣等十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也。曰詔附擁戴。亦俱充軍者。太監李實等十五人也。曰交結近侍又次等。俱坐徒三年。贖爲民者。顧秉謙。馮銓。王紹徽等一百二十八人也。曰交結近侍減等。俱革職閒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也。書成。刊布中外。故時奄黨無一得脫者。羣不逞之徒。怨上滋甚。

### 明二百八 流賊之起

先是番應甲撫陝西。朱童蒙撫延綏。皆奄黨也。貪贖不恤民。關中連歲大侵。白水賊

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挂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應之。三邊饑軍。亦羣起爲盜。大吏惡言賊。曰此飢氓。徐自定耳。已而上從給事中劉懋言。議裁驛站冗卒。山陝游民。仰驛糶者。無所得食。皆從賊。副都御史楊鶴。天啓時嘗忤逆奄罷官。至是上言曰。自大兵大疫。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蜀。喪師失地。封疆之元氣傷。搢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鉏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諸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亟當培養。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爲之程。寬爲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上頗采其言。及關中寇熾。總督缺人。乃拜鶴兵部尙書。總督軍務討賊。時初起諸賊渠。多就誅滅。而鶴素不膺軍旅之任。備禦方畧。莫知爲計。又不能加意撫綏。于是賊旋滅。旋起。繼起者益熾。延安榆林間。隨處皆寇盜矣。

## 明二百九 度支之奇絀

先是廣甯薊鎮塞外。蒙古諸部族。歲有撫賞。至是以遼左餉絀。悉革去之。會歲飢。諸

部請粟。復不許。遂相繼降于大清。川湖兵戍甯遠者。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巡撫畢自肅自縊。督師袁崇煥聞變。馳至。捕斬首亂。餘悉撫定。崇煥令祖大壽駐錦州。何可綱隨已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於關門。罷寧遠及登萊巡撫。時度支奇絀。錦州薊鎮兵相繼譁潰。戶部尙書畢自嚴言。一歲之出。浮於所入。一百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猶不與焉。上命羣臣各抒所見。夫明室當萬歷。天啓之後。國計殆不可問。然當時潢池未甚。蔓延荒札。未聞遍及。何至歲計輒告不充。良由諸司浮冒居多。侵漁罔忌。卽轉餉。餽邊亦半蝕於墨吏。債餉之手。又復上下蒙蔽。稽核不嚴。以致持籌者。時形支絀耳。畢自嚴不知慎出入。以釐蠹耗而徒襲孔桑。故智損下益上。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增關課。皆瑣屑權宜之計。搜括紛紜。國未足而民重困矣。其後梁棟又倡爲畝加三釐之議。科斂誅求。脂膏益竭。而流賊之勢亦以日熾。不旋踵而覆亡隨之。悲夫。

明二百十 大清兵之入關

大清 太宗文皇帝。嗣位於天啓六年。及崇禎二年十一月。遂督大兵。入自龍井關。以喀爾喀爲前驅。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帥師入援。戰死。全軍盡沒。大清兵至遵化。閔日。京師始得報。成基命請速召孫承宗。任以兵事。上然之。立召承宗入對。曰。卿且爲朕保護京師。承宗出。漏下十二刻矣。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遍郊。承宗以二十七騎。疾馳至通。登陣固守。而以間復馬蘭三屯二城。于是袁崇煥自帥諸軍入衛。上甚喜。命盡統諸道援軍。召見平臺。慰勞備至。崇煥自以千里赴援。有功無過。然都人驟遭兵警。怨謗紛起。謂崇煥擁兵坐視。且誣以召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上稍有所聞。不能無疑。大清兵數謀攻城。爲崇煥所遏。不得志。因縱反間。謂崇煥與大清曾有密謀。釋所獲太監。使聞之。監歸。奔告於帝。帝信之。遽下崇煥詔獄。崇煥大將祖大壽懼並誅。遂擁衆東走。毀山海關而去。遠近大震。

## 明二百一十一 張獻忠李自成之起

秦寇之初起也。延綏以北爲逃軍。爲邊盜。延綏以南爲土寇。爲亂民。邊盜則王嘉允。

土寇則王左挂爲羣賊魁。已而左挂誅。嘉允敗竄入晉。久據河曲。總兵曹文詔。當時健將也。絕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復自岳陽突犯澤潞。爲其所殺。餘黨共推王自用爲首。結羣賊老回回。曹操。八金剛。埽地王。射塌天。滿天星。邢紅狼。蝎子塊。混世王等。所在蜂起。官軍東西奔擊。旋撲旋熾。終莫能盡。而延安賊張獻忠。米脂賊李自成。狡黠悍勇。尤爲諸賊冠。獻忠庸施人。嘗從軍延綏。犯法當斬。裨將陳洪範奇其狀貌。言諸帥釋之。去而爲寇。自稱八大王。自成者。賊首高迎祥甥也。幼牧羊。長充驛夫。善騎射。門很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將殺之。竟脫去。遂往依迎祥。迎祥號闖王。而自成爲闖將。與獻忠合。共三十六營。楊鶴方一意主撫。州縣被陷。輒匿不奏。而遣官四出招賊。有就撫者。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間。雖焚殺少減。而淫掠如故。旣而降賊神一魁。復擁衆叛去。於是羣寇相繼效尤。撫議不可復施矣。

明二百十二 孔有德等之反

孔有德、李九成、耿仲明。皆東江總兵毛文龍部曲也。文龍爲袁崇煥所誅。有德等走



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官遼久。素言遼人可用。乃以有德仲明爲遊擊。九成亦爲偏裨。大淩城被圍急。元化遣有德等赴援。中涂天大雨雪。衆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管之。衆大譁。九成先賫銀買馬塞上。金盡無以還。適至軍。聞衆怨。遂帥其部卒。却。有德。還兵大掠。連陷諸城邑。而新城被禍尤酷。山東撫臣余大成。與元化皆力主招撫。檄郡縣遇賊無邀擊。于是有德佯許降。抵登州。元化遣將帥遼兵駐城外。總兵官張可大發南兵拒賊戰。方勝。遼兵遽退。可大兵亦敗。遼兵半降。賊遣歸爲內應。士民請勿令入。而元化弗從。耿仲明遂乘夜舉火。導賊自東門入。城遂陷。元化自刎不殊。與同城各官俱被執。惟可大死之。有德乃推九成爲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取兵餉。而移書大成求撫。大成猶爲聞于朝。上不許。革大成職。聽勦。而以徐從治爲山東巡撫。駐萊州討賊。

## 明二百十三 登州之平

賊旣破黃縣平度。益兵攻萊。從治璉分陣固守。久之。外圍日急。諸援軍俱屯昌邑。不

敢進。從治時時出兵掩擊。頗有斬獲。兵部尙書熊明遇惑撫議。數諭從治。毋遽出兵。壞撫局。從治力言不可。三上疏。詞極切至。朝議設總督。以劉宇烈任之。統兵二萬餘。軍勢甚盛。而宇烈庸鄙。無籌畧。惟附和撫議。賊益張。俄而從治中礮死。璉亦出戰被執。舉朝痛憤。於是朱大典代宇烈。而罷明遇。大典大破賊于沙河。解萊郡之圍。進規登州。登州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北有水城。與大城相接。可通海船。賊恃此可走。故不下。被圍日久。九成出搏戰。官軍殲之於陣。賊大沮。旣而水門又爲官軍所奪。益大懼。有德載子女財帛。先突圍出海。仲明繼之。官軍進復登州。賊走旅順。爲島帥黃龍所拒。全隊被殲。無漏網者。唯有德仲明得脫。走降。大清賊恨龍甚。因導。大清兵攻旅順。陷之。龍死焉。副將尙可喜力絀出降。

明二百十四 崇禎朝時局大畧

烈皇踐阼之初。懲魏奄之禍。嚴制中官。一時官府肅清。幾復嘉靖之舊。唯其銜鑿不明。而求治太急。往時忠亮死節之臣。爲魏奄殘害幾盡。是時朝列所號爲正人者。類

皆才識短淺。不克濟變。上知諸大臣之不足恃。孜孜焉求新進之士而任之。於是周延儒溫體仁薛國觀。遂起而承其乏。宜興延儒才而巧。烏程體仁仁陰而刻。韓城國觀觀伎而愎。要皆貌爲持正。而陰結黨援。上乃信之。不疑。而政事則愈叢脞矣。延儒爲首輔久。體仁思奪其位。務爲柔佞。以悅上意。上漸向之。復曲謹以事延儒。而陰伺其隙。延儒不知也。體仁欲翻逆案。乃薦用王之臣呂純如。上以問延儒。對曰。若二人可用。則崔呈秀亦當雪矣。上悟而止。體仁益大恨。會延儒子弟居家恣橫。里人至相率蕪其廬。孫元化失登州。又延儒所薦也。於是言路交章攻之。甚有誣其受賊渠神一魁重賄者。上意頗動。體仁覘知之。遂喉所親御史陳贊化。劾延儒招權罔利。上大怒。延儒窘甚。亟引疾歸。體仁代爲首輔。延儒故好名。猶時時擢用一二正人。以悅時望。體仁則嫉賢妒能。畧不爲國家計。上亦知其不足倚也。益寵任內監。至有專總部務者。奄勢復橫。不啻天啓時矣。

明末羣盜之所繇。不可制者。以朝廷不知靖盜之源。第斷斷從其流而治之。將帥之臣。第知張首功。利虜獲。而不爲截擊。解散之謀。以故漸成流寇。所至糜爛。不可救藥。崇禎六年。關中賊稍盡。悉走入山西。言者以曹文詔威名夙著。今秦賊破滅已盡。宜勅令入晉協剿。上從之。命文詔節制山西諸將。文詔東度河。數敗賊。馳驅諸府州。殆徧。賊不能支。遂分道逾太行。犯畿南河北。上勅諸將速平賊。限以三月。而文詔爲言官所劾。調大同總兵。以去。文詔去。賊勢復熾。于是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即操者。四寇。盡集於河北三府間。旣而諸道大兵四合。左良玉、湯九州扼其前。京營軍蹙其後。賊連戰皆敗。欲逸。阻大河不得度。大困。乃詭辭乞降。監軍內監楊進朝信之。爲請于朝。會天寒冰合。賊從毛家寨偷渡河。南軍無扼之者。遂連陷澗池、盧氏諸縣。巡撫元默督軍擊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間道出內鄉。大掠南陽、汝甯間。直走湖廣。所在告急。于是南服亦不靖矣。賊始起陝西。迎祥最强。自成屬焉。及度河。自成始別爲一軍。

明二百十六 陳奇瑜撫賊之失策

十一

賊既竄湖廣。遂西犯四川。攻夔州。陷之。自賊起陝西。轉寇晉豫楚蜀。摧陷州縣數十。未有破大郡者。夔州地稱天險。商賈輻輳。既失守。天下震動。朝議以延綏巡撫陳奇瑜治寇有威名。乃以爲五省總督。統諸軍討賊。是時張獻忠之衆十三營。流突漢南。其別部入四川者。亦以阻險。復還郾陽。分其軍爲三。一往河南。一趨浙川。一向商州。奇瑜馳至均州。檄陝西郾陽河南湖廣四撫臣。以兵遏其四面。而自督將士。自竹谿至平利。十餘戰。大破賊衆。追至紫陽。馳驅八晝夜。賊死者萬餘。獻忠奔商雒。迎祥自成。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悉投石下擊。或投以炬火。且運石塞峽口。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兼旬。弓矢盡脫。馬乏芻粟。死者大半。自成急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賂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僞乞降。奇瑜意輕賊。有驕色。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賊甫出峽。卽大譟。盡殺監者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畧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言路交章。

効奇瑜，詔革職逮訊。而以洪承疇代之。時賊已蔓延不可撲滅。溫體仁猶夷然語人曰：此疥癬疾，不足慮也。

明二百十七 流賊之犯豫皖

賊厲聚陝西。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蹂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圍隴州四十餘日。洪承疇檄諸將合擊。大破之。會朝廷命豫楚晉蜀兵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時左良玉扼新安瀘池間。坐甲自保。而賊傳其且至。移壁梅山。然良玉實不至也。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馬一日馳數百里。官軍餽餉不繼。且馬少。故常畏賊。賊聞承疇出關。大會於滎陽。諸魁皆聚。共十三部。七十二營。議敵官軍未決。自成進曰：匹夫猶奮。況十萬衆乎。官兵無能爲也。宜分定所向。利鈍聽之。皆曰善。乃議分五道。以其三分當川湖陝豫兵。迎祥自成及獻忠略地東方。而羅汝才往來策應。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衆。如自成言。始迎祥與獻忠並起比肩。而自成乃迎祥支黨。及是遂相頡頏。與俱東掠。江北兵備單弱。鳳陽遂爲所陷。賊犯皇陵。大肆焚

掠。上聞變。素服避殿。逮漕運都御史楊一鵬。下獄論死。會獻忠復自麻城入陝。曹文詔與戰于真甯。敗績。死之。文詔忠勇冠時。稱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爲之相慶。

明二百十八 虛象昇之辦賊

流賊已蔓延。半天下。洪承疇一人不能兼顧。乃擢虛象昇爲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時諸帥率畏賊。不敢前。象昇獨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餉。三日。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比有功。象昇嘗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是爲。後局。兵集而後。請餉。是謂危形。況請餉未敷。兵將又從賊。而爲寇。是八年來所調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甯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不應。則秦越也。分應之。則何以支持。且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長材。何從展布。臣與督臣。有剿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皆切中事。宜而朝廷不能盡用也。會迎祥犯滁。州。象昇聞警。即帥諸將馳救。賊迎戰大敗。禽斬無

數。伏尸蔽野。滌水赤流數里。賊復走河南。象昇追躡之。大戰南陽裕州間。殲自成精騎殆盡。

明二百十九 楊嗣昌熊文燦之嚮用

楊嗣昌者。故總督楊鶴之子也。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事。有口才。應對敏捷。上以爲能。所奏請無不允行。是時方丁父憂家居。會本兵缺。上顧廷臣。無可任者。乃起嗣昌爲之。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爲四正六隅。謂之十面之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議上。帝下詔行之。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尋以武臣驕惰。逮戮失事總兵官數人。惟左良玉以六合破賊功。戴罪自贖。熊文燦者。官閩廣久。上未識其爲人。遣中使假采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厚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鼠輩何至若是。中使起立致敬曰。吾非采辦也。銜上命覘公耳。公信有當世



才。非公靡足辦賊者。吾今還。公且夕且召矣。文燦出不意。悔失言。乃言辦賊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當盡言之。若上無所吝。即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不得已。應曰諾。

明二百二十 熊文燦撫賊之失計

崇禎十年四月。以文燦總理南畿五省軍務。文燦拜命。請以左良玉軍自屬。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軍容甚整。次廬山。謁所善僧空隱。迎謂曰。公誤矣。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者乎。曰未之知也。曰。一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用公。厚望。一不效。誅矣。文燦慙然良久曰。撫之何如。曰。吾知公必出于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燦至軍。良玉桀驁。不受節制。所部與粵軍不和。數大詬。文燦不得已。遣還粵軍。然良玉終不爲用也。京營將黃得功。連破賊。兵威甚振。賊頗懼。而文燦顧決意招撫。上聞之怒。嚴旨譴責。嗣昌爲救。乃解。方是時。河南湖廣賊。張獻忠最狡黠驍勦。會爲左良玉所破。創甚。不能戰。憂懼甚。初獻忠

犯法當死。陳洪範救之。至是。值知洪範在文燦麾下爲總兵。大喜。因遣閭齋重幣獻洪範。求先容。洪範亦大悅。爲言諸文燦受其降。良玉謀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

明二百二十一 溫體仁之誤國

烏程輔政八年。念朝士多與爲怨者。不敢恣肆。取罪戾。惟小廉曲謹。自結于上。苞苴杜絕。然是時。流寇踰中原。擾畿輔。邊境多虞。民生日困。體仁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爲仇。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劣下材。苟取充位。且藉形己長。固上寵。上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學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鶩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願臣愚無知。但粟擬不欺耳。兵食之事。唯聖明裁決。有詆其窺伺意旨者。體仁言。臣粟擬多未中窳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之不暇。詎能窺上旨哉。上以爲樸忠。愈親信之。體仁自念排擠者衆。知衆怨歸己。乃倡言密勿不宜宣洩。閣揭皆不發。亦不存錄。故所中傷人不能盡知。論劾者日衆。上益信其孤立。言者反得罪。至是有訐前侍郎錢謙益者。體仁故仇謙益。擬旨逮詔獄嚴訊。謙益危甚。求解於司禮。

監曹化澹。化澹極力爲營救。上自案問。乃盡得體仁奸狀。體仁佯引疾。意上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歸里踰年而死。體仁雖去國。而繼入政府者。薛國觀。張至發。並效所爲。植黨蔽賢。國事日壞。

## 明二百二十二 黃道周之被謫

楊嗣昌之掌兵部也。起逆案。陳新甲爲總督。人言藉藉。少詹事黃道周。上疏劾嗣昌。并及新甲。會廷推閣臣。道周名在列。上不用而用嗣昌。疑道周怨望。嗣昌又陰間之。上乃召諸臣入見平臺。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能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自信無所爲。上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時道周所對不稱旨。上屢駁詰。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詔面諛之人多。臣故不得不言耳。上曰。昔孔子誅少正卯。以其言僞行僻。今人多類此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上怒曰。向以爾偏激。稍

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故官。不圖恣肆。乃爾立叱之出。是時上殷憂兵事。謂可屬大事。惟嗣昌傾心用之。道周力爭。失上意。及奏對。又不遜。上怒甚。將加以重罪。念其名高。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與道周比。而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

明二百二十三 大清兵之再入塞

崇禎十一年九月。大清兵再入塞。由盧溝橋趨良鄉。下畿輔城四十有八。前大學士孫承宗一門殉節死。又自德州度河。下山東州縣十有六。執德王由樞。朝議起盧象昇督兵勤王。象昇方丁父憂。請終制不許。時楊嗣昌在中樞。與中官高起潛陰主和議。象昇心非之。召對平臺。上慰勞。咨以方畧。象昇對曰。臣奉命督師。惟主戰耳。上色變。良久曰。和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備禦機宜甚悉。上壯之。而戒以持重。命與嗣昌等熟議。方是時。上心知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耻言和。故委諸廷議。象昇出與兩人議不合。即日陛辭。嗣昌送之。屏左右。欲有言。久之。不能成語。第戒無浪戰而已。南宋以來。和之一言。久爲天下所詬病。平心論之。明之季年。流寇愈橫。邊事日壞。勢

萬萬不能戰。偷師。古人遠交近攻之意。通和。大清稍紓邊患。而以全力剿平羣寇。天下不至速亡。且利議之起。實由大清發之。更非城下邀盟之所可並論。乃諸臣食古不化。徒肆虛僞之氣。而弗衡量於利害輕重之間。卒之東西並急。備多力分。緒寇長驅。遂以亡天下矣。謀人之軍國者。甯得辭其罪也哉。

## 明二百二十四 虛象昇之戰死

大清兵分三路深入。一由涑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進據保定。令諸將分道迎戰。猶未敗。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乃奏落象昇尙書銜。以侍郎督軍。且分軍爲二。以宣大山西屬象昇。關甯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人。象昇自擢兵備。與流賊角。大小數百戰。賊雖強盛。然烏合之衆。一敗即散走。故所向摧破。及是。大軍在前。又爲嗣昌所扼。兵單餉絀。自知必死。常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俱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也。衆皆泣。不能仰視。時起潛擁大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楊廷麟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場。

吾以一死報君恩。猶爲薄耳。廷麟至起潛軍。起潛竟不應。象昇所將纔五千人。至嵩水橋。與大清兵遇。被圍數重。象昇麾兵力戰。礮盡矢窮。虎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猶奮鬥。身中四矢三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死。一軍盡亡。嗣昌旣深惡象昇。起潛又懼誅。竟諱其死。微誣以降敵。詔按視。廷麟遣將得其尸。麻衣。猶被體一卒。遙見即號哭。曰。此吾虛公也。嗣昌等乃無言。然竟格其郵贈。嗣昌敗乃議郵。

### 明二百二十五 張獻忠之復叛

先是李自成謀犯蜀。爲川軍所拒。北走漢中。又爲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洪承疇命曹變蛟窮追。及于潼關。大破之。自成以十八騎走商洛。時關中賊畧盡。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豫楚間。以求撫。給熊文燦。孫傳庭大破汝才於閬鄉。賊窘甚。忽得文燦檄止兵。謂無妒我招撫功。縱部下殘殺。傳庭怏怏還。旣而承疇傳庭皆入援。畿輔賊遂不可制。張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劫掠。人知其必叛。文燦夷然不以爲意。會羅汝才亦遣人來乞降。文燦益自喜。旣而獻忠果叛。汝才

隨之。毀穀城。陷房縣。左良玉羅岱追擊之。至羅睺山。遇伏。岱被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人。時自成收餘衆。亦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爲自成所覺。遁去。議者以李自成之遁。車箱峽。與獻忠之叛。穀城爲明之所由亡。而陳奇瑜。熊文燦。則其罪首也。獻忠之未叛也。房縣知縣郝景春。子鳴鸞。謀襲殺之。鳴鸞力敵萬夫。曾擊傷獻忠左足。又殺其愛馬。獻忠頗畏之。謀未成而事敗。鳴鸞父子皆死。

### 明二百二十六 楊嗣昌之敗

上聞穀城之變。大驚。逮文燦論死。命嗣昌督師討賊。嗣昌初以左良玉可用。奏拜平賊將軍。良玉既得將軍印。志凌驕。嗣昌不悅。以賀人龍數破賊。私許以代良玉。既而良玉大破賊於太平。嗣昌意復游移。由是兩人皆不爲用。未幾張獻忠西犯四川。李自成北向河南。是時諸王國惟福王最富。援兵過洛陽者。喧言先帝困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賊。尙書呂維祺家居。勸王散財餉士。不從。及賊大至。官軍遂開城迎賊。福王匿佛寺中。賊跡而執之。遂遇害。世子由崧裸而逃。不知

所往。賊旣殺王。勺其血。襍鹿肉以享土。命之曰福祿酒。火王宮。散金帛以振飢民。從者日衆。嗣昌之南下也。以襄陽爲軍府。餉金器甲數百萬。皆聚焉。防守甚嚴。獻忠自鄖陽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至襄陽城下。於道殺嗣昌使者。得其軍符。以二十八騎給入襄陽城。夜半火從中起。城陷。賊縛襄王。屬以卮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殺王。嗣昌在沙市。聞襄洛皆陷。憂懼不食死。

### 明二百二十七 錦州之失

大清兵圍錦州久。環城列砲。分兵屯田。以書招守將祖大壽出降。大壽不答。朝廷以洪承疇剿流賊有功。調督薊遼。承疇以吳三桂等軍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大清兵陳于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承疇等懼。以數千騎畧陳。旋敗走。伺大清兵還。則遣兵追襲。相距百步。大清兵復轉戰。士卒望見黃旂。皆披靡。三桂及王樸皆夜遁。大軍奔竄四走。赴海死者不可勝數。承疇走入松山。與曹變蛟堅守。上命楊繩武督遼東甯遠諸軍往援。旣而圍久食盡。三桂遣將往援。復敗走。大清兵急



攻城遂陷。巡撫邱民仰總兵曹變蛟皆死之。承疇出降。甯遠關門勁卒盡喪。錦州城內糧亦盡。人至相食。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率所部以城降。杏山塔山皆下。朝廷論諸將罪。誅王樸。鑄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賞。賂權要。故自樸以外皆獲宥。敗書聞。初謂承疇已死。上悼之甚。詔賜祭十六壇。且命建祠京師。將親臨致奠。會聞其降。始止。錦州既沒。山海關外無寸土矣。

### 明二百二十八 周延儒之敗

溫體仁去後。薛國觀楊嗣昌相繼當國。並以冒嫉稱。名德耆碩。排斥殆盡。張溥馬世奇。東林黨人。而周延儒主會試所得士也。溥等憂國步將傾。時時說延儒曰。公若再相。當力返體仁等所爲。延儒聽之。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以罪賜死。因復召延儒入閣。溥等復以數事要之。延儒亦慨然自任。既入朝。悉反體仁秕政。天下欣欣望治。十六年。大清兵自山東北還。延儒自請視師。上大喜。獎勞備至。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賓僚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後偵知。大清兵已出塞。乃以將士

戰功上聞。遽歸京師。上召見慰諭有加。已而掌錦衣衛駱養性盡發其軍中欺蔽諸事。上始怒。下詔切責。延儒惶恐待罪。上猶降溫旨許馳驛歸里。未幾其黨吳昌時賊私事發。上遂逮延儒入都。賜死。自延儒再相。上尊禮特至。嘗于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矣。然延儒實庸騫無它材。當邊境喪師。李自成殘破河南。張獻忠蹂躪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任其自敗而已。性復貪黷。會張溥病卒。馬世奇遠嫌不至。左右無正人。故及于敗。烈皇在位十七年。宰相數易至五十餘人。而愈後愈劣。延儒死未及百日。國竟亡矣。

明二百二十九 李自成僭號西安

崇禎之末。所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在者惟李自成張獻忠。而自成在襄陽尤勁。議所向。其黨顧君恩言關中山河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畧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以向京師。此上策也。自成從之。是時孫傳庭爲督師。方固守潼關。控扼上游。益募壯士。積粟繕器。置火車三萬兩。將俟賊間出擊。而關中涖饑。

苦征繕。士大夫日望大軍出關。咸上章催戰。上亦屢詔趣之。傳庭不得已。帥師東出。拔寶豐唐縣。至郿。自成以萬騎迎戰。大敗。幾獲之。會大雨道澇。糧車不進。自成以輕兵要截餉道。傳庭分兵爲三以禦之。傳庭既行。兵爭發不可遏。爲賊所躡。賊縱鐵騎踐之。官軍大潰。死者四萬人。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奔入關。或有勸退守西安者。傳庭曰。賊一入關。全陝糜沸。秦人尙爲我用乎。已而自成至關。傳庭勒兵固守。賊分兵從山後繞出官軍背。關城遂陷。傳庭躍馬揮刀大呼。衝入賊陳。力戰死。賊遂進陷西安。三邊皆沒。自成尋僭號稱王。國號順。草檄傳布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又曰。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僭亡之痛。見者扼腕。

明二百三十 李自成之向京師

關中既失。閣臣李建泰自請督師。許之。建泰以宰輔專征。而兵食並絀。所將僅五百人而已。自成自蒲津度河。連破蒲汾諸郡。遂陷太原。總兵官周遇吉守代州。食盡退

屯甯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即屠城。遇吉發大砲斃賊萬餘。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賊矢集其身。如蝟毛。被執。罵賊死。夫人劉氏率婢媪登屋射賊。賊縱火焚屋。合家死焉。城中士民竟無一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居庸。宣府。皆有重兵。倘盡如甯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及督視太監杜勳。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上召見廷臣。諭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蔣德璟請命皇太子撫軍江南。亦不許。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輦重金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輒被賊繫去。無一還者。賊游騎已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也。

明二百三十一 莊烈帝之殉社稷

崇禎十七年三月。自成犯京師。環攻九門。門外設三大營。賊至悉降。執干戈以衛社

稷者。遂無一人。守陴者僅老弱卒數千。益以內侍。守城事太監專之。百司皆不得過問也。十八日。自成設座彰義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側。呼城上人請入城見上。監視太監曹化淳等縋之以入。勳見上盛稱賊勢。請上自爲計。上大怒。叱之出。化淳等復縋之下城。勳顧謂化淳等曰。勉之。吾輩富貴。固無恙也。初上以賊氛日逼。召甯遠總兵吳三桂棄甯遠。守山海關。尋封三桂及總兵左良玉黃得功唐通俱爲伯。俾率諸將入援。通先已統所部入衛。命與太監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關。通之秩不戰而降。以故賊趣近畿。無一人抗拒者。上竟未之知也。至是上始念蔣德璟之言。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命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頓首曰。祖制親臣不藏甲。臣安得有家人。君臣相向涕泣而已。

## 明二百三十二 續

及日晡。化淳遂啓彰義門。納賊入。外城陷。上出宮登煤山。望南城烽火徹天。嘆息曰。苦吾民耳。徘徊久之。還宮。命分送太子及永定兩王於周奎田宏遇第。奎皇后父。宏

遇貴妃父也。以劍斫長平公主。歎曰。汝何故生我家。趣皇后自盡。后即承旨自經。又斫殺妃嬪數人。翌日昧爽。內城亦陷矣。鳴鐘集百官。寂無至者。上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爲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橫行。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吾百姓一人也。遂以帛自縊于山亭而崩。太監王承恩自經以殉。李自成氈笠纏衣乘烏駁馬自承天門入。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則命以宮車載出。盛以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莫不掩泣。尋遷殯昌平州。州之士民率餞募夫葬之。田妃墓內。斬蓬藿而封之。一切簡率。史臣曰。烈皇承神熹之後。慨然有中興之志。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莫挽。在廷則門戶紛糾。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不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憂勤惕厲。不適聲色。而用非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中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身罹禍變。然蒙難而不辱其身。亦可謂亡國之義烈矣。

明二百三十三 明代學術

百十八

有明一代。自道學外。無所謂學術也。二百七十年中。其學派蓋經幾變。綜而論之。不過朱陸之互爲勝負而已。開國之初。胡元餘孽。甫經蕩滌。士大夫猶未暇深研學術也。故其時所謂儒者。大都拘于章句訓詁之末。未嘗有以聖賢自任者。方正學出。始合道德事功爲一致。不幸時會迍邐。取義成仁。見危授命。有明一代氣節之盛。所以能上掩東京者。皆先生有啟以之。自斯已後。醇儒輩出。若吳康齋、薛文清、曹月川、羅一峯、諸君子。皆篤守考亭之遺緒。尙力行而不事空談。然以紹先賢之遺緒。則有餘而開一代之流風。則不足。倡金谿之絕學。而開姚江之先路者。其惟陳白沙乎。白沙之學。以孟子所謂天民者爲畢生所志。之鵠。而以陸子書爲從入之途。觀天人之微。而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者。悉漠然無動于其中。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蓋晉之陶靖節、宋之邵堯夫也。風會所啟。有開必先。自白沙之說大行。而陽明之學乃乘時而起矣。

明二百三十四續

有明中葉之學術。王氏一家之學術而已。文成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性之所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卽行。即心卽物。即動卽靜。即體卽用。即工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騫務華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者也。當時門弟子滿天下。各得師說之一體。以自成專家之學派。故有浙中王門之學。有江右王門之學。有南中王門之學。有楚中王門之學。有北方王門之學。有粵閩王門之學。而得其真傳。無後來恣肆愴恍之流弊者。必以江右爲最善焉。同時又有粵東湛文簡之學。則與文成志同道合。而同執牛耳者也。陽明之學。當時目論之士。固已有疑其近禪者。至國朝而遭抨擊愈甚。人才之敝。氣節之衰。講學家固不得辭其咎矣。然衰於中土而昌於異域。明末黃太沖乞師日本。乃載王學以俱東。東國諸儒。信仰特甚。今日本維新諸



傑。大抵得力於王學者也。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文成其當之矣。

明二百三十五 續

萬曆天啓以後。王學之派稍衰。而東林之派大盛。律以孔子之言。姚江之學。近乎狂。而東林之學。則近乎狷也。爲東林領袖者。顧端文。憲成。高忠憲。攀龍。兩君子。一時氣節之士。皆依歸之。流風餘韻。至明亡而未沫。論者動謂明之亡。國由於東林。嗚乎。可謂響言也矣。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坊。歟。清議者。天下之妨也。清議息。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奄之紅。本。小人之惡。清議其猶黃河之阻。砥柱乎。熹宗之世。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非東林耶。毅宗之世。神州陸沈。攀龍髯而殉社稷者。非東林耶。鼎革數十年間。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萬萬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天紀人彝。賴以不墜。無耻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同時有北方之學者曰顏元。字習齋。其爲學深疾性命道德之空談。與考據訓詁之末學。而惟以致用爲鵠。於朱陸兩家。皆極辭詆斥。雖

其言未免矯枉過正。而以救當時空虛無實之弊。則固下學之指南矣。其弟子有王源李塋者。傳其說。以至國朝戴東原震是爲道學之別派。

明二百三十六 徐光啓輸入西學之功

有明一代。以制藝箝束天下之人才。承學之士。自性命道德之空談外。一無所講求。科學常識。日以堙塞。甚至天文曆算之術。大昌於宋元者。至有明而遂成絕學。大衍天元舉世不知。爲何語。學術之不振極矣。於斯時也。獨有犯天下之疑謗。爲舉世所不爲。輸入異國之新學。卓然爲造時勢之英雄者。上海徐文定公光啓是已。萬曆季年。泰西旣通中國。羅馬教士利瑪竇等。傳教東土。挾其格致製造測算之學。以爲言教之媒。士大夫羣焉譁之。以宗教之異。而并鄙其科學。光啓生明末造。知天下之必亂。於是潛心經世之學。天算地輿。兵農河漕。無所不究。聞西儒之說。則大喜。謂非是不足拯中國之衰。欲就所學。而不得。則不惜自屈其身。爲彼教信徒。利瑪竇始盡出所學以授之。凡夫幾何之理。三角八線之法。格致理化之微。製造測量之術。莫不

整其精蘊。譯爲吾國文字。撰天學初函兩編。各三十卷。上編言宗教要旨。多通儒墨家言。非今日西教短書鄙倍荒幻者比。下編則皆科學家言。光啓生平精力畢竭於此。而幾何原本六卷。尤爲萬事根本。不刊之作。殆與經傳並尊。雖在今日科學昌明時代。已成大輅椎輪。然繼起者易爲功。創造者難爲業。開拓萬古之聰明。其功又豈在禹下哉。

## 明二百三十七 續

方遼事之急也。光啓力請多鑄西洋大砲。以資城守。熹宗善其言。而朝論反對甚力。其策卒不用。然袁崇煥竟以此却。大清兵保全廣寧。崇禎初。日食失驗。光啓長禮部。乃與西人龍華民鄧玉函等。以新法推算。成曆書八種進之朝。盡棄從前臆說。專憑實測。吾國用泰西麻法。實自光啓倡之。當時雖異論蠶起。而臆測之空談終無以奪實驗之新理也。光啓雅負經濟才。慨然有撥亂反正之志。而中遭齟齬。屢躓屢起。及其入贊綸扉。年已老矣。而又直溫體仁周延儒媚疾專擅。不能有所匡弼。爵爵以

歿。識者惜之。與光啓同時者。有李之藻。王徵。而徵尤傑出。之藻專精算術。其所學僅足爲光啓拾遺補闕而已。徵所學則在理化製造。其所著泰西水法奇器圖說兩書。實有以抉力理之精。而爲利用前民之助。今之言新法製造者。未有以尙之也。徵陝之涇陽人。官至僉事。後長安不守。自經以殉。年八十餘矣。相博流賊擾關中時。徵時里居。以聲學之理。法製奇器。數事置屋中。發其機。則突有千軍萬馬聲。自器中出。賊遠來聞之。以爲大軍在也。亟遁去。鄉里賴以保全。嗚乎。三百年前。吾先民已有如是之絕技。殊能而絕學。中湮。竟不能紹述而發明之。謂非後學之過也哉。

### 明二百三十八 明之文學

有明一代。以制藝爲取士之鵠。聰明特達之士。皆沈溺於講章帖括之中。徵特實學有嫌前人。即文學亦遠遜唐宋。然一朝作者。亦具有淵源。固未可存而不論矣。開國之始。一代大宗。端推劉基。宋濂。青田奇偉。導源諸子。景濂醇雅。接武歐曾。冠冕羣英。百年之間。更無儕輩。其後臺閣之體。流爲庸庸。識者厭之。李夢陽何景明挺生。王世貞

李 攀龍繼武。前後七子。始倡言規撫秦漢。相戒不讀唐以後書。天下承學之士。雲集響應。爭棄其所學以從之。唐宋八家之遺文。幾束諸高閣矣。模仿流傳。漸成偽體。于是歸有光王慎中兩家起而匡之。倡八家之遺緒。以救秦漢之末流。而前後七子。又復爲海內所詬病。平心論之。空同弇州諸人。其議論誠有未盡。滿人意者。若其紀事碑傳之作。層累襲積。力厚而氣足以運之。其高者直入班馬之室。視震川遵巖震川歸有光號遵巖王慎中號龍谷之力弱。氣孱不脫。時文餘習者。倘乎遠矣。耳食之說。烏足爲定論耶。天啓以後。國步倉穰。而文章乃驟盛。漳浦黃忠端公道周。學究天人。思通造化。餘事爲文。亦復迥絕一世。蓋眞能爲古文者。聲色臭味。殆無不秦漢也。斯文開氣。所鍾有不可以時代限之者矣。

明二百三十九 明之詩學

明之詩學。與兩宋適立。于極端反對之地位者也。一代名家。其精神皆攝於三唐規範之中。而不能自樹一幟。開國之初。劉基高啟兩家。並推冠冕。青田宗法工部。礪碑

沈雄。青邱模範東川。華滋明秀。自斯以後。繼起無聞。西涯李東陽生于成宏之際。其時海隅清宴。國家閒暇。文采風流。於斯爲盛。西涯以南邦耆獻。領袖詞林。其詩導源歐蘇。畧參唐派。海內之士。奉爲模楷。及乎李何崛起。力倡復古。樂府必言漢魏。古律必言李杜。同時徐禎卿等。起而和之。是爲前七子。洎嘉靖中葉。王李諸人。因空同大復之遺緒。恢廓而光大之。是爲後七子。然模擬既盛。真氣無存。千篇一律。讀者亦厭而思去矣。萬厯以後。學派紛拏。波及詩界。鍾惺譚友夏後起。當極盛難繼之餘。慨然思拔趙幟而易漢幟。而學問才力。兩不足以副之。因翊爲幽澀枯瘦之體。么弦側調。未始不足一新耳目。而至於天下。從風則策白之深。氣體之靡。較之言秦漢李杜者。蕤之與楹。其相差殆不啻數十倍焉。詩境中興。乃在末造。陳黃門子龍之雄秀。顧處士炎武之堅栗。皆卓然一代之英。而啓興朝之運者矣。

明二百四十 泰西通中國之本末

歐羅巴之得通中國也。遠在後漢中葉。自甘英奉使以還。遂中絕不通。使命六朝。唐

宋海舶來者益衆。歐西商旅當與之列。其時中朝方鄙夷遠裔。不屑過問。故未有能言其情勢者。其大通也。乃在元代。馬可波羅入仕中國。官至揚州知府。西人之著書言吾國事者。自波羅始也。泊明代。乃公然入居中土。傳播景教。佛郎機人。貢於正德之年。即今之法蘭西也。大西洋。租。濠鏡。于嘉靖之世。即今之葡萄牙也。西人之初至也。中國士大夫爭言閉關絕市。惟林富疏論互市之利有四。助國裕民。兩有所賴。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開利孔爲民梯禍者比。朝廷始撥衆議而從之。利蘭互市最遲。始於萬曆之二十九年。叩關求市。疆臣依違。不以時許。和人乃覓得臺灣新地。據而守之。築室畊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時闌出貨物與市。旣而進據澎湖。時時擾海上郡邑。頗爲居民患。天啓三年。巡撫南居益始議大發兵討之。和人勢窘。乃揚帆去澎湖。諸將禽其渠高文律等十二人。獻俘于朝。吾國與歐人之交兵。蓋以斯役爲權輿云。

